

年

卷

期

10

2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 No. 2 (119)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一九號)

第十卷 第二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百科全書

本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凡中小學生和一般少年所需要的世間常識，參考資料，無不包羅齊備。全書共九類，分訂二十冊。凡學校及家庭，均應備置。

定價	布面三十元 紙面二十元
預約價	布面二十元 紙面十四元 (另有三次分交辦法)
六月月底截止	
出書期	已出五册餘 分三次出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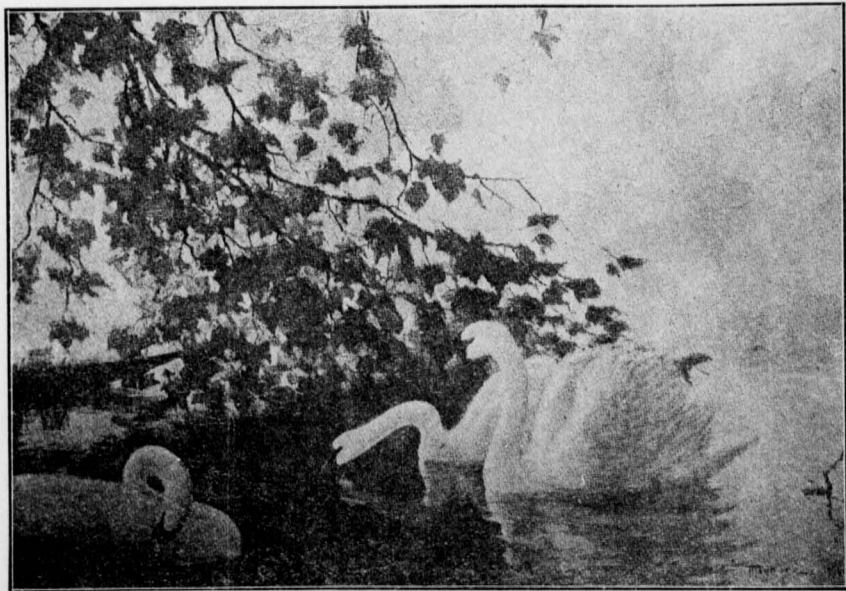
兩大預約

樣本承索即寄

日用百科全書補編

本書為增補正編而作，仍分四十四類。凡日用必要常識，及最近發生事物，無不儘量搜羅，分門編載。全書計一千九百頁，都二百萬言。洵常識之淵海，參考之寶庫也。

定價	四元
預約價	二元四角
四月底截止	
五月底出書	
合購正編補編	
祇收	六元
(正編二册定價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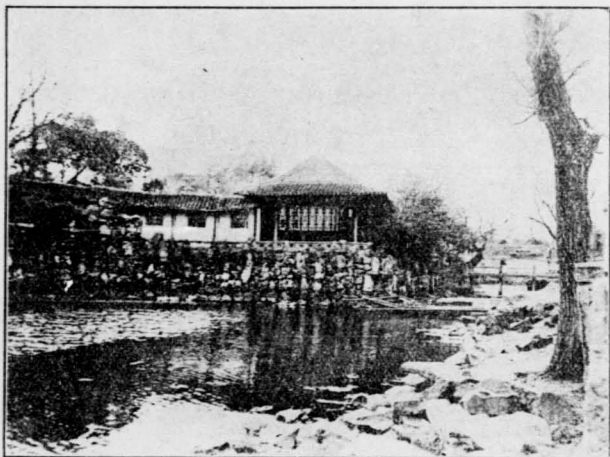


池
鵞

一九二四年巴黎沙龍

優秀作物之一

南海馮六贈



蘇州滄浪亭



王宗賢君贈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經濟名著

經濟思想史

美國韓訥著

臧啓芳譯

硬面四開本一冊

八百七十二頁

定價四元郵費二角

特價二元七角

六月底截止

本書為美國韓訥博士所著，歐美經濟學界莫不視為希有之傑作。全書目的在以批評態度，敘述西方領袖諸國全部經濟思想之發達，以純粹經濟觀察，說明由來經濟思想與哲學及環境所牽連之重要關係。故自上古希伯來、印度、雅典、羅馬之經濟思想起，直至十九世紀下半期英、德、法、美諸國之經濟學派止，作一有系統之敘述。我國關於西方之經濟思想尚乏專著，以供學校教授與私人研究，學者皆引以為憾。茲臧君以信達之筆，譯成此四十萬言之鉅著，既可作專門大學之教本，復可供私人研究之參考。臧君為求科學進步，與利便讀者起見，且於篇首附有『名詞商榷』篇末附有『索引』，皆譯述界之創舉也。

要綱書本

(節六〇百二 章四十三書全)

總論

▲第一部

▲第二部

經濟學未成科學以前之經濟思想

▲第三部

經濟學成科學後之進化

▲第四部

十九世紀下半期各主要學派通論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小說世界

第二十二期

封面與插圖

挪威農家之美女

池鵝——蘇州滄浪亭

虎帳鶯聲

克魯伊洛夫寓言

秘密博士

世界寓言

琵琶記賞荷(懶畫眉)

行伍生涯

野人記

蘇文齋藏書

神

唐小圃

敏芝

胡寄塵

唐燮如

羽白

天游





徵文揭曉

機器麵……………第二十九號

傭婦……………第三十號

暮景……………

俞慕古

讀「嫁後的悲哀」後……………

挪威略說……………

寒香

科學常識
改造電池……………

古田

筆……………

嚴美孫

兩個美玉……………

聞誠

英倫繪屍記……………

南海馮六





魏 恂 夫 之 太 夫 人 玉 照



半 身 不 遂 宿 疾 就 痊

在 西 江 有 年 高 婦 女 曾 由 韋 廉 士 大 醫 生 紅 色 補 丸 獲 得 治 愈

半身不遂即半肢癱瘋世人均稱為不治之症此係因用尋常療治之法也然而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曾經治愈半身不遂之舊症甚為衆多且有確據可稽也即如新近在江西省有患半身不遂之症曾由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得獲全治者即南昌桌橋第二十五號魏恂夫君之令堂按魏君係江西三湖水已衰曾患半身不遂之症初起略覺半家母年將花甲氣血已衰曾患半身不遂之症初起略覺半亦減手足酸痛亦不能自由延醫診治投以藥水毫無效驗常飲針灸亦復無效適有道士延醫診治投以藥水毫無效驗常飲針述及家母病狀田君謂貴藥房紅色補丸專治男婦老少各病功效甚著勸余購試余為購半打請家母照服及一句漸有起色又購一打服之不但手足活動且身軀較前康健足見名不虛傳也飲水思源無以為報特送上家母相片並修蕪箋以鳴謝忱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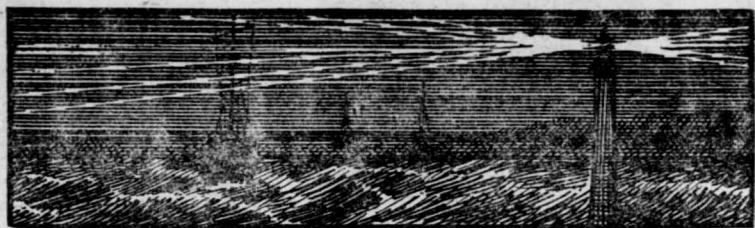
衛生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小書對

於男女及小孩衛生要道備極周詳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至敝藥局原班郵送可也

4-298(1)

虎帳鶯聲

西神



粵在朱明末造。闖賊入都。有輕薄子。戲以紅牋書禮帖曰。年家眷弟某某。謹具大明江山一座。末代皇帝一口。奉申賀敬。黏於雉堞之上。造想詭奇。傳爲雅故。昔有以禮爲羅。今則以人爲餌。瑤想瓊思。流傳心法。降及近世。執禮愈恭。迎合愈巧。社交之進化歟。文明之發越歟。梅花香裏。有客自七十二沽。丁字水畔歸。叩關過訪。爲言甲將軍豔史。可作花月之新聞。水天之閒話。筆而出之。倘亦足爲兒女英雄。別開生面也。

甲將軍者。投筆從戎。名不見於經傳。遭遇時會。富貴逼人。不戰而膺高位。貔貅十萬。悉隸鈴轅。凍掣紅旗。棘門風雪。獨居虎帳之中。悄然若有所念。時勢造英雄。將軍既藉先入關者爲王之約。手握軍符。叱氣爲風。咤氣爲雨。意氣之盛。視人世間無足措意者。顧疇昔之日。其部下隊官。自將軍故里。迎迓其夫人以來。精糠之妻。猶是曩年牛衣對泣時之黃臉婆兒。口操鄉音。磔磔如棲鵲夜嘯。面上縐紋。縱橫重疊。似告人以徐娘風信。已過中年。願爲將軍新貴。故體制所繫。雲鬢花黃。備極裝飾。粉痕界面。綠頰而下。有如簷雨承露。如繩奔注。苟有人欲研究書法者。則夫人面上之屋漏痕。大可資臨摹之用。兩手爲家庭工作。過於勞苦之故。入握粗糙。不玉而石。將軍甫嘗折衝重寄。酬酢頻繁。業已深染歐化。觀夫人自七襄車中。珊珊而出。趨與握手。將致勞苦。以慰微時故劍之思。及觀面之下。夫人玉貌。與其理想中之美人。

相去太遠。十指如懸槌。又非如紅粉隊中。溫馨滿抱者。不禁廢然自歎。念昔人要妻當得陰麗華。仕宦當作執金吾。不愧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豪舉。今吾貴過執金吾。獨麗華不知向在何處。將軍此時之屬想深矣。乙參謀者。識將軍於微時。爲酒食徵逐交。嘗引將軍經過趙李。華燈替月。長夜未央。時將軍方落魄於長安道上。而乙參謀則藉其封翁餘蔭。執袴班中。奉爲領袖。將軍值逢醉尉之呵。輒就乙商緩急。因是德乙彌甚。塵世滄桑。風雲變幻。小別十年。將軍已飛黃騰達。日者乙以名刺進謁。將軍回溯前歎。立開東閣延客。治精饌爲乙洗塵。酒三行以往。將軍得意忘言。起拊乙背曰。我今貴矣。時會之來。誠不可知。吾輩患難交。有福同享。苟有志作官者。大而專城之寄。小而百里之侯。若道尹。若廳長。若稅局。印纍纍。綬若若。惟子所命。吾固非刖印不與者。况有昔年香火在。尤當別圖重報。使人知風塵中尙有奇士。一飯之恩。銘諸肌骨。亦聊爲不得志之英雄吐氣也。乙聞言再拜致謝。將軍急止之曰。未也。富貴

儻來物。吾固不吝。雖然。吾能貴人所賤。子亦當急吾所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禮尙往來。於誼固應爾爾也。乙笑曰。身屬君矣。豈但緩急之需。願供驅策。水火刀兵。亦所不懼。將軍掀髯吃吃作鸞鷲笑曰。有是哉。良朋盛會。方謀盡萍水之歡。何再作水火刀兵不祥語。敗人清興。老夫心事。者莫尙未爲子所悉。如此好天良夜。便忘却十年前在紙醉金迷場中。酒闌各作豪語。謂他年必納金釵十二。以慰英雄遲暮也。乙至是方知將軍積習未除。因附耳與將軍絮語久之。將軍大悅。遽作長揖謝乙曰。此事悉以煩我故人矣。翌日而乙拜參謀之命下。更翌日而將軍電掣風馳。遽乘汽車至於某氏之門而止。有知其事者。謂此爲待闕鴛鴦之社。社中羣雌粥粥。燕瘦環肥。吳歛越豔。靡所不有。客之蒞止者。懸格以求。一一能如其意而去。將軍身到仙山。疑非人境。幾有鄉老溫柔意。然十里珠簾。看殘芍藥。日飽豚蹄。翻思蝸蛤。將軍地望既高。眼力自異。庸衆好異。思還微露倦勤之態。乙知之。思別有以媚將軍者。於是而吾書

中之主人翁。遂乘此時袍笏登場矣。一日乙殷勤謂將軍曰。將軍開府此間。庶政殷闐。需才必廣。僕朋儕中有丙者。幹練爲今世所僅見。常人之才。各有所偏。武達文通。不能兼擅。春蘭秋菊。只賞孤芳。獨丙者。博覽中西。精嫻歌舞。府中苟能羅致此人者。事無洪纖。咄嗟立辦。爲將軍個人計。亦便利萬狀。盍召以來而試之。將軍固惟乙言是聽者。飭乙立召丙至。既至。一命而僱。再命而僱。眉語目聽。先意承旨。將軍大悅。恨得丙之晚。卽日爲紅蓮幕底之嬖倖。府中十客。瞠乎其後。黠者微吟。後宮佳麗。寵在一身之句。以抒其嫉妒之憤。然丙得君方專。亦末如之何也。丙貌有奇相。自鬚眉以至毫末。皆作灰白色。生理學家謂是貧血之徵。國人迷信。則有種種傳說。或謂誕生於社日者。悉現此色相。然社日之兒。鬚眉皆白。丙不白而灰。似不可以並論。隆冬所御皮衣中。貂狐而外。普通以灰鼠爲珍品。十餘年前。盛行一種毛似灰鼠而色較淡白者。社會品題。輒於灰鼠之上。冠以洋字。以示尊異。丙之人。鼠也。蚤綠暮夜。厥性絕

類。其人鼠。其技鼠。乃至其相亦無不似鼠。特以其色之微灰也。朋儕諧語。亦如皮肆中人。冠洋字於首爲別。丙聞之。雅自矜負。謂洋我固當。方今之世。當洋者貴。使我幸遇機緣者。雌伏有年。雄飛一旦。鼠也而爲虎矣。屆時當知我洋灰鼠之不同凡器也。距丙爲此大言之後。曾未多時。而丙竟藉乙推轂之力。與甲深相結納。丙亦時勢造就中之幸運兒哉。甲得丙後。私財日富。客有營幹者。不之甲而之丙。丙之門遂如歸市。甲亦樂丙之籬蔭咸施。輦金而至者。率由丙居間接洽。事不勞而利轉豐也。則亦以心腹委諸於丙。丙於社會現狀。靡不窮究隱微。社會中人。無論上中下各階級。乃至屠沽賣漿者流。夷門抱關之子。亦無不識其里居姓氏。苟有所需。一呼而集者。可數十百人。此輩羣居無事。日掉臂游行市中。既譸丙承甲寵。大可以資發展。則日集於丙之寓邸。強聒不休。丙量材器使。視其人能勝何等任務者。一一爲之調劑。以是頌聲鵲起。甲有時偶爲輿論之采。咸頌丙之功德不置。甲遂愈益信任丙矣。居久

之內語甲曰。聲色物與之好。金玉錦繡之富。公已安之若素。了無足異。世界之事物無窮。社會之酬酢日新。今有人干請於將軍。願以厚儀爲將軍壽。雖然。此儀也。非珠非玉。亦珍亦寶。離合神光。不可逼視。又其爲物也。卷之不盈一握。擴之可彌六合。爲人人之所希望。而未必人人之所得。其公然懷挾以來乎。則侯門如海。萬目睽睽。風聲一洩。迹近招搖。其輟而不進御乎。則天上人間。重逢何日。幸得良機。又安可失之交臂。無已。其重勞將軍玉趾。降貴紆尊。親往接收。小人不敏。願爲執鞭。倘有意外。惟我是問。將軍亦有意乎。甲聞丙語。捐胸大笑曰。汝語絕奇特。苟在他人。必且疑子有異圖。將誘我入陷穽之中。甘心於我。以爲快。雖然。我軍人也。平日出入槍林彈雨之中。生命久置度外。寧遂因子一言而有所畏縮。且以我與爾兩人之交情言。天日在上。子近頃以來。食於我。衣於我。乃至一切生活所需。亦無不取給於我。尙有天良。度亦未必遂致賣我。我行矣。趨謂汽車御者。立馳而往。毋稍猶豫顧慮也。丙脅肩

作諂笑曰。豪爽哉。將軍也。人有恆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將軍有此冒險精神。宜其功業蓋世。矧小人所云之地。爲塵世中之天堂。慾界仙都。非夙有緣法者。固不能越電池半步。將軍往矣。包管供養萬花錦繡谷裏。當念我掛帆人不去口也。且語且行。俄而車止於潭潭府第之外。金碧洞門。上綴仙境二字。歷階而升。不知越幾重門。所過皆珠簾玉戶。瑤草琪花。遍植庭階之上。青鳥巢於珊瑚之枝。飛鳴宛轉。如在雲路。下蹺方池。白玉之砌。掩映於文瀾細穀間。鴛鴦對對。水嬉爲樂。池中異峯突起。如置身蓬萊瀛洲方丈。臨樓一峯。繡翠雕績。白雲縷縷。自石罅中外吐。鬢鬚凌空。恍若乘風飛去。世有米顛拜石癖者。應具袍笏下拜石丈人。謂此極縐瘦透三字之化工也。峯旁虬松五朶。翠鬣蒼鱗。半空下攖。峯左爲玉篠萬竿。映日搖風。乍聽似仙山環珮。逸韻清蔭。春之朝。秋之夜。濃翠滴衣襟上。想質管谷中。亦不是過。冬來聽雪。夏玉跳珠。尤當遠勝吾宗賢太守竹樓一記。林中小徑一道。綠遍裙腰。紆迴引客。越數十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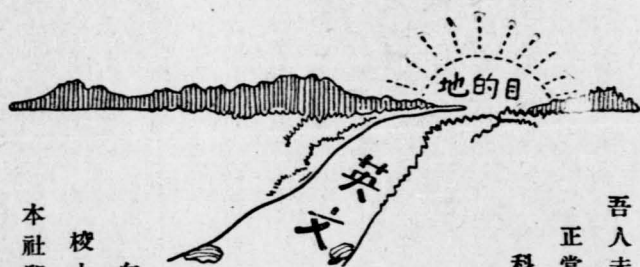
至於別院。入門別有天地。鶴舞閒階。瓶笙響沸。視將軍至。卽有二青衣趨踰爲禮。呼曰。至矣。朱門雙闌。一垂髻女郎含笑啓戶。以玉手招將軍。將軍至此。亦忘其爲介冑之士。不覺隨之而行。女郎居前。將軍居中。丙偃僂承蜩。爲三軍之殿。若雁行。若魚貫。拾級登樓。重簾不捲。睡鴨濃香。縷縷自簾波中搖漾而出。足履絨毯。身搖搖如登雲霧。四壁琳瑯。間以紅羅香字。視其款識。赫然將軍雅篆也。夏鼎商彝。梨牀檀几。照座花香。迎門玉笑。丙與女郎擁將軍南面坐。別有小隊鶯燕。捧豔自屏山後出。玉瑩珠圓。瑞氣籠罩於百步之內。紅燭雙行。高燒如晝。萬口一聲。咸呼爲將軍賀喜。將軍斯時身懸懸不自主。若已爲傀儡。而丙爲手牽之絲。丙曰。東將軍東之。丙曰。西將軍西之。一顰一笑。一起一立。惟丙之語是從。新夫人盛鬢豐容。盈盈立紅氈氍上。遶向將軍下拜。將軍欲止不可。欲呼不知作何語。但含羞端詳新夫人之貌。畫圖一現。下降真真。令人欲仙欲死。不知今夕何夕。觀此仙緣。非酒杯在手。猶疑恹恹在夢中也。新

姬參見禮成。丙遽呼洗盞更酌。爲新夫人催妝。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健僕如雲。奔走惟謹。筵前歌姬列隊。細奏笙簧。間以跳舞。漢宮留仙舞耶。唐殿霓裳曲耶。目迷五色。耳亂八音。隔座別奏梨園京調。皮簧雜進。尤觸將軍夙好。酒酣以往。親擊玉杯象箸。爲之按拍。視李三郎當日聽清平三唱之後。以羯鼓催花。其豪興差復相似。庖丁進膳。駝峯猩唇。鹿胎豹掌。物不知名。惟覺入口溫馨。酥潤如膠。海錯山珍。方斯蔑矣。將軍耳勞於聽。目忙於擊。不暇再爲口腹之謀。略一沾唇。便命侍者撤下。俄而蓮漏三移。丙竊窺將軍有倦意。立呼驪從撤金蓮花燭。送將軍入銷金帳。行合巹禮。至此歌者寂其珠喉。舞者停其玉步。別奏洞房新樂。爲將軍前導。將軍亦不禁隨衆人之後。步亦步。趨亦趨也。纔時百鍊鋼。至此化作繞指柔。上馬殺賊之雄。不知飛向何處。丙垂間叩將軍曰。今日之樂何如。將軍紅漲春雲。酒波暈臉。但覺遍體如醞醞之灌。融潤欲酥。不知作何詞而可。旋以雙手力拊丙背。期期答曰。老大哥。吾樂欲死矣。匆促

不知所以爲報。從今以後。爾我一體。爾卽我。我卽爾。有我在。此一日。予取予携。不爾瑕疵。甘同樂。苦同辛也。丙再拜而起。取筵前卮酒。酹地爲誓曰。將軍有命。敢不承教。將軍是夕深居仙鄉。玉軟香溫。感丙至於刻骨。翌日。闔外之事。悉付諸丙。丙更與乙酌盈劑虛。事定之後。但以多金敬上將軍。將軍笑納而已。不問金所從來。亦不問其事措置之當否。惟日夕宴居金屋。新夫人之外。僅乙丙得上間起居。參預機密。餘則門牆高峻。惟自歎堂廉深遠。無路問津。乙丙因此蔽主自專。曩所擲諸於將軍爲外府之寄者。至此千萬倍其利以歸。近世最重商戰。良賈十之太史公所稱。猶是茅草初啓時代人語。若闔閭中人。習稱利市三倍者。更不值乙丙一笑。一本萬利。善作投機事業者。不當如是耶。將軍樂不思蜀。旣以金屋爲戟門。春風一度。永駐旌麾。其衝齋中本有來自田間之嬌室。續得姬人四五。至此皆羊車望幸。與長信寒鴉。閒階落葉。同其淒涼之身世。一日。將軍之第三姬。親以電話致將軍。謂行轅之樂樂乎。何途置家人婦女於不問。豈竟無一絲舊日香火情耶。三姬者。本萬里橋邊女校書。將軍固嘗顛倒石榴裙下。長生殿裏。曾誓同比翼雙飛者。偶戀新雲。遂忘舊雨。巫峽巫峯。宜來

神女之怨。而將軍竟於電話機中。痛責其茹醋含酸。氣度不廣。苟再嘵嘵者。有軍法在。必不爲小女子恕。三姬唯唯。不敢再行置喙。乙丙旣上下其手。乃日藉將軍名。魚肉里閭。他人不知。咸府怨於將軍。而不知將軍方懵然坐雲。日惟與其新夫人高臥烟霞之窟。日高三丈。猶戀香衾。一燈一槍。差不脫軍人本色。夜闌人靜。若乙若丙。必卑躬伺候。於將軍榻旁。袖奉黃紫之標。有時將軍思久不履行伍間。外間得無有人圖僂。以問乙丙。乙丙合詞詔答曰。誰敢者。將軍以是益深喜自負。未幾。又得三姬萬急電話。謂變起倉卒。敵人且及門矣。將軍卽不爲小女子計。獨不自爲計乎。凡事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一歌失足。必且貽千古恨也。將軍至此。猶豫尙不遽信。方欲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之語。斥責三姬。而探使疊至。警報星馳。將軍乃倉卒外出視師。則所部業已如鳥獸之四散。尋乙丙之蹤跡。亦已渺然不知去向。將軍遂星夜下野。儼然退爲平民矣。居頃之。恙起下部。就西醫施六〇六針。方知新夫人之來也。挾有第二期之花柳病菌以俱。丙嘗語將軍。謂此所饋之禮甚厚。以人爲饋。重有所賸。丙之言洵不虛哉。

研究各種科學之先決問題



吾人未曾研究科學之前，不可不先讀英文。

正當研究科學之際，不可不兼習英文。因

科學書之用英文寫成者最爲完備，亦

最易閱讀。

英文如道路，科學如目的地，不經

道路，即不能達目的地。英文又

如基地，科學又如建築物，必先

得基地，然後方可謀建築。

本社**英文科**開辦已經十年，成

效卓著。有志研究或補習英文者，如

向本社英文科報名肄業，可不親到學

校上課，即能得英文上完滿之智識。

本社印有英文科簡章，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啓

報 名 處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附告：本社另設有國文、國語、算學、商業各科簡章，即索寄

兩大雜誌 非常特價

專為普及 不顧成本

訂閱處

上海各省

商務印書館

東方雜誌

全十二卷四冊

祇收二元

(原定價四元)

英語週刊

全五卷十二冊

祇收一元

(原定價二元)

上列兩大雜誌
之價值，早為
讀者所共知。
現為普及起見
，特售半價，
非常機會，幸
勿錯過！

傳單承索即寄

美國最繁銷之雜誌 每星期達三百萬份

且看我國愛讀好雜誌者 可有若干人？

克魯伊洛夫寓言

(十二續)

唐小園轉譯

第五十二 蝶米央請客

有一個名叫蝶米央的人，請他的鄰居佛喀喫飯。

米央很慇懃的，向佛喀說道：「請！請！喫啊！」

佛喀說道：「我已經喫得很飽的啦！」

蝶米央說道：「那裏的話呢！我知道你的食量甚佳，

請再用一盤罷！這個湯，做得很有滋味！」

佛喀說道：「我已經喫了三盤啦！」

蝶米央說道：「無妨！無妨！請你不要計算數目！想喫

就喫，不論喫多少全好。爲身體健康，也要喫盡，不要贖下。

這個湯，很好喫啊！你看！多麼肥呀！像是完全用脂肪做成

的一般！你要努力的喫啊！你看！這裏面有鱒魚！有腸子！還

有鱒魚片！請再喫一匙子！我看你這拘泥的樣子，很像女人，若是不竭力的勸，是不成的呀！」

佛喀被蝶米央勸得，不住口的喫，甚至連呼吸的餘暇都沒有了。他一邊喫着，一邊流汗，那汗流得像下雨似的。他實在喫飽了，但是蝶米央依舊勸他喫。沒有法子，祇得盡最後之力，勉強再喫一盤。

蝶米央說道：「我最歡喜你呀！我遇着十分拘泥的人，簡直的不能忍耐啊！再喫一盤，怎麼樣呢？再喫一盤！」

蝶米央還是勸佛喀喫。佛喀到了此時，真可憐哪！腹中已經飽了，蝶米央却不住的勸他喫。不論是誰，縱然歡喜喫湯，若是這樣的硬填，誰也不能忍受。所以佛喀偷了

個空子，拿起自己的帽子來，像逃命似的，跑回家去。從此以後，再不敢到蝶米央的家中了。

文學界的諸君！如果有真正的天才，固然甚好；然也要加以適宜的沉靜；否則，必然強人讀自己的作品。若是遇見飽讀自己作品的人，還要強他來讀，那便同蝶米央請客一樣了。

原來俄國有一個文學會，叫做「俄羅斯文學家談話會」。這會的宗旨，是朗讀會員的作品，和批評會員的作品。克魯伊洛夫，是這個會的會員之一，他見會員中，時常有朗讀極長作品的，刺刺不休，惹得全體會員，非常的厭倦。所以他作了這篇寓言，可以說這種可厭憎的「文學的響應」，就是這篇寓言的種子。

第五十三 兩個木桶

一輛貨車上，載着兩個木桶：一個木桶裏，盛着酒；一

個木桶是空的。

貨車行動起來，那盛着酒的木桶，一點聲音也沒有；那個空桶，却噶啦噶啦的做響。越是行在石頭道上，噶啦噶啦的聲音越大，幾乎把路上的塵土，全震撼起來。行路的人，在很遠的地方，便聽見這種聲音；還沒看見車，便嚇得他們向路旁躲閃。

但是那空桶，不論有多麼大的聲音，實際上一點用處也沒有；至於那盛着酒的桶，雖是靜悄悄的，却於人用處很大。

大有爲的人物，在做事的時候，雖發出震動寰宇的聲音；然在無事之時，可是沈思不語呀！

第五十四 特利西喀的外套

特利西喀有一件外套，當兩個胳膊肘子的地方，一邊破了一個窟窿。

他看見這兩個窟窿，想了一想，然後說道：「雖然破了，有法子縫補，很不必發愁。」

說罷，便從兩個袖頭上，各剪下四分之一來，用鍼線補在兩個窟窿上，於是成了一件完整的外套；但是穿在身上，却和以前不同了；他的兩隻手，從袖筒裏，伸出很長的來。

他還自己安慰自己說道：「就是這個樣子，也沒甚麼可悲的。」

他自己雖然這樣的寬慰，但是旁人，看見他袖子外邊，露着半截胳膊，沒有不笑他的。

他見旁人笑他，於是他又有主意了，自言自語的說道：「大衆既是笑我，我祇好修理修理罷，難道我是呆子嗎？把那袖筒，接得比以前還要加長，總好了罷？」

一邊說着，一邊從外套的下擺上，剪下一塊來，補在兩個袖筒上。補完一看袖筒，非常歡喜；但是那外套，比起身體來，可又覺着短了。

當克魯伊洛夫的時代，俄國的大地主，全都習於

奢侈的生活，時常因爲手頭缺乏，典質土地，可是無力回贖。再缺乏，便再典質；典質幾次，終至於破產。克氏見此等人之愚昧，不善治產，所以作這篇寓言。

第五十五 說謊的人

有一個貴族，（原註——多半是個公爵罷？）從遠方旅行回來不久。同着一個朋友，在郊外散步。他一邊走着，一邊和朋友談話，於是乎大說其謊來了。

他說道：「世間真有新奇的事，據我所見的，真是再新奇沒有的了。我記得有一個國，是那一國呢？那裏寒暑陰晴，都沒有一定。行到那裏，就是天國呀！我一想起來，就覺着舒暢，永遠也不用穿外套，也不用點蠟燭；因爲那裏，總是白晝，沒有黑暗的時候；一年之中，永遠是五月的天氣。那裏的人，沒有播種耕田的，可是莊稼生長的很好，收成的很多。就以羅馬說罷，那裏生的大胡瓜，真是天生的，大的很哪！我見了那麼大的胡瓜，不由自己，就要喫驚讚歎。我若是說出多麼大來，你或者不信，然而實在是不

假。那胡瓜，有山那麼大呢！」

他的那個朋友聽了他的話，明知他是扯謊，却不和他爭辯，祇坦坦然的，對他說道：「哦！真新奇呀！世界上新奇的事體很多，若是談到新奇的事，簡直的誰都不能信，然而的確是真的。我們此刻再向前走不遠，那裏就有一個很新奇的古蹟。這種古蹟，不論何處也沒有，所以不能不令我生疑。你看那邊有個橋麼？我們索性從那裏走，就可以證明出是真是假來了。那個橋，雖說是橋，然而一看，却髣髴甚麼都沒有似的，真是個奇怪的橋啊！據人傳說，凡是說謊話的人，斷斷過不了這個橋；這不是個奇怪的橋嗎？若是說謊話的人，行在那個橋上，行到半途，一定一腳踏空，落在河裏；然而不說謊話的人，祇管大膽的走，平平安安的，同坐在帶車箱的馬車上一樣。」

貴族聽了朋友的話，不由得膽小起來，連忙問道：「哦！那個河，怎麼樣呢？河水很深嗎？」

朋友說道：「那河可不淺哪！我們走過去一看，便曉得了。你不是見過世界上許多新奇的事嗎？那羅馬的胡瓜，竟有山那麼大；你不是說像山那麼大麼？」

貴族說道：「甚嗎？山不錯，是山那麼大；但是山也有

種種的不同。我說的，山，不過同房子那麼大喇！」

朋友說道：「甚嗎？房子那麼大，真新奇呀！我們快走，到那個橋啦！那個橋，也是很新奇呀！也不知甚麼緣故，說謊話的人，竟不能走過這個橋去。聽見今年春天，有兩個雜誌的主筆，一個裁縫，全都從那橋上，落到河裏了。這是集鎮上的人，全知道的。你說胡瓜像房子那麼大，真新奇呀！如果是那麼大，真令人心驚啊！」

貴族說道：「這也不算怎樣的新奇，我所說的房子，你必是以爲像此地的房子那樣的大；其實世界上的房子，有種種不同。我所說的房子，並不算大；一間房子裏，進去兩個人，就覺着擁擠不堪，坐也坐不下，立也立不下喇！」

朋友說道：「原來是那樣啊！進去兩個人，就覺着擁擠的房子，誠然不算大；然而那麼大的胡瓜，依舊是很新奇的呀！你說的話，我的確是相信的；然而那個橋真新奇，說謊話的人，走個五六步，就落在水裏，全都這麼傳說。喂！你說的那羅馬的胡瓜，不論怎麼新奇……」

那貴族不容他的朋友說完，便截住說道：「請少待！請少待！我們過河，何必一定要走那個橋；尋一個淺灘的地方，走過去不好嗎？」

（未完）

商務印書館四十年春季重要出版物

王璞的模範語	王璞編	一冊	三角
作文研究	胡懷琛著	一冊	三角
三論宗綱要	朱元善譯	一冊	五角
英文中國民法綱要	R. T. Bryan編	一冊	二元
英文中國教育原理	蔣夢麟編	一冊	一元半
燕京大學書詳註亞脫王崩駕記	L. Chassé編	一冊	二角半
燕京大學書詳註父子英雄	L. Chassé等編	一冊	四角
英漢莎樂美	桂裕等譯	一冊	五角
商業科工業管理法	楊惠基編	一冊	四元
英文前置詞用法大全	施督輝編	一冊	二元

學生英語會話	王元章編	一冊	四角半
英文基礎讀本 第二冊	A. P. Danton編	各一冊	各五角
新學制社會學概論	瞿世英編	一冊	六角
新學制心理學	陸志章編	一冊	八角
新學制匯兌論	俞希程編	一冊	九角
新學制商業算術 上冊	曾屬等編	各一冊	各六角
新學制商業算術 下冊			
高商制保險學	王效文編	一冊	八角
新學制審計學	吳應圖編	一冊	一元
高商制財政學	壽景偉編	一冊	八角
新學制統計學	陳其鹿編	一冊	一元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增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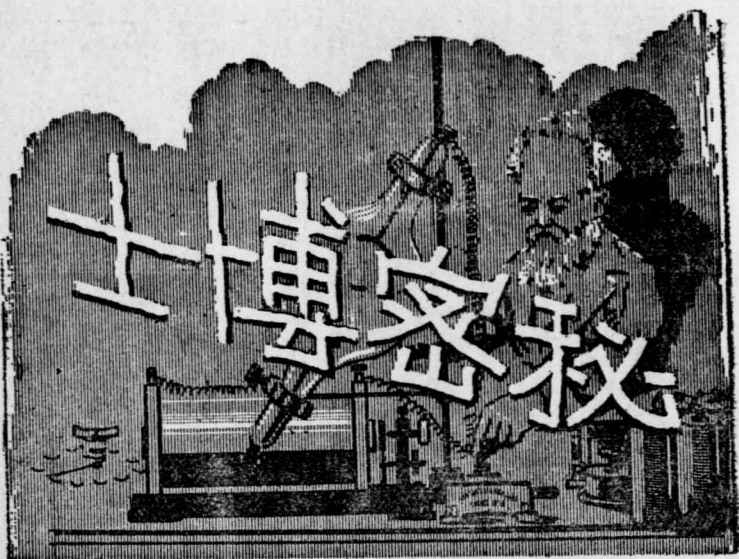
國文科

國文爲求學始基，應世要具。願國中人士，或爲職業所羈，或因指導無人，每以有志未逮爲憾。本社前設英文、算學、國語、商業諸科，成績優良，海內稱之。茲鑒于社會之需要，特增設國文科，現已開課。內容詳見左表。凡有志研究國文者，幸任擇一級，即日報名，以免失此求學之好機會也。

簡章	教授	教材	級別
函索即寄	聘請海內國文學專家擔任。所編教材，能示學者以最捷途徑。改答課卷，尤極精詳。	分課本、講義二項；課本以熟練應用文字撰作之技能；講義以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	分初級、中級、高級，每級一年至二年畢業。

◀ 報名處 ▶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各省埠商務印書館分館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第十二篇 無馬達的 飛機之秘密

陸開大踏步走進哈博士的工作室。一屁股在椅上坐下。一壁問道。博士。今天可有甚麼新鮮事麼。哈博士應道。陸君。今天並沒有甚麼新鮮事情。祇有一封信。你或許要當做新鮮事。這封信是從一個團體中寄來的。他們拜託我。替他們製造十萬隻真甲鯨。陸開很吃驚的問道。你說甚麼。哈博士答道。我並未說錯。他們正是託我製造真甲鯨啊。他們託我製造的。原不過是小鯨魚。可是以平常人的眼光觀察起來。這一種定貨。真覺希奇極了罷。陸開道。你這話我仍不懂。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哈博士笑道。陸君。你聽了我這話。必定以為非常驚奇。其實一經解釋。也平常而簡單得

很。從前日本海中。原是一個獵取真甲鯨的最好所在。這一層。你或許是曉得的。因為日本海中。產生的真甲鯨。非常衆多。捕捉起來。非但不會落空。數目且不會稀少。及至近代以來。捕捉的方法。又有進步。每年捕捉着的真甲鯨。格外繁多。簡直來不及生產。以致這種很有價值的生物。日見減少。因為這一層。東方某國政府。決意要以人工的方法。仍使日本海中的真甲鯨。回復到從前繁殖的狀況。於是便寄給我這一封信。請我破費幾個月的工夫。到日本去走一遭。他們情願從鯨魚體內。採取生活的卵細胞。和鯨細胞。供給我製造真甲鯨。原來我能够把這種細胞。養在玻璃瓶內一種液質中。使細胞逐漸長成。和天然生產的小鯨魚。一般無二。陸開驚呼道。這真是奇事怪事。生平聞所未聞。哈博士接着又道。陸君。我的話。尙未講完呢。鯨魚原是哺乳類的動物。換句話說。便是小鯨魚的生長。必須母鯨魚的乳哺。那末我準備製造的十萬小鯨魚。在他們能够自家覓食以前。我當然須預備巨量的乳。纔

能哺養他們長大。所以我動身前往日本時。更須購辦好幾船的凝乳。運往日本應用。你對於這一種交易。可有甚麼感想嗎。陸開道。我並無甚麼特殊的感想。不過祇覺得這事太希奇些罷了。他們寄信來拜託你。你可曾答應他們不會。哈博士道。我是否答應他們。現在連我還不曉得。因為我已拿定主意。不到東方去罷。既到東方去。必須多帶些新奇的物件。使得東方的人見了。個個咋舌稱奇。可是現在我的手裏。是沒有甚麼新奇的物件。祇有一種。便是沒有馬達的飛機。這種沒有馬達的飛機。已決定今天午後。實行試驗。試驗的結果。倘能美滿成功。我便將駕駛着。前往東方去。陸開問道。沒有馬達的飛機嗎。這椿物件。在先你從未說起過呀。莫非便是滑流機罷。哈博士應道。對呀。正是滑流機。不過比較普通的滑流機。要高明精巧得多了。各新聞紙上。曾有一段記載。你也許瞧見過的。是說法國和德國政府。對於沒有引擎的飛機的製造法。都十分注意。並且已得到相當的結果。不用引擎。飛機能

飛行三小時又十五分之
久。飛機中除掉機師一人
而外。且可裝載一位旅客。
作短距離的飛行。陸開道。
這個我可不懂了。飛機當
中。既沒有引擎。如何能够
飛行呢。哈博士道。這當中
的道理。並不十分複雜。簡
單說一句。便是借的風力。
和平尋的風箏。借着風力。
升到空中。是一樣的。理解。
不過風箏必須有那根繩
子牽住。這種飛機。連那繩
子也不需要。駕御的機師。
祇須管理着那具舵機。使
得機翅正迎着風向。便可



兩 人 談 飛 機

隨意飛行。要飛到多麼高。便可
飛到多麼高。祇是像現在製造
的那些滑流機。有一個很大的
弊病。便是平均力不能自動的
準確。必須有專門的機師駕御。
而且運用舵機的時候。覺得太
多。再則開始飛行時。又很困難。
法國政府。因為要避免這種缺
點。現今正竭力改良。要製造一
種滑流機。當中裝着一塊自行
車上的踏板。幫助着機師。使他
可以因此而運動推進器。這個
方法。很是精巧。很能以物質上
的助力。幫助這種飛機的飛行。
陸開道。我們不必儘着講人家
的事。我且問你。你的飛機。是怎

樣製造的呢。哈博士道。我這種飛機。實在是飛機和氣球的混合體……我們何必說這些空話。你可隨着我來。親自瞧看。

當下他們二人。便乘哈博士的汽車。一同到了哈博士的機場。那架沒有馬達的飛機。正歇在場上。哈博士便指着這架飛機。朗聲說道。陸君。你瞧呀。我這飛機。有一個很大的優點。便是當飛向空中的當兒。不必像普通的飛機飛起時。必須有廣闊的地方。因為我這飛機。可以一直的飛向空中。不必依着地平線飛上去。慢着。你瞧了我這飛機。可有甚麼感想。陸開不答。祇



哈博士指着飛機。哈博士對陸開說。

神態很無聊的。望着這飛機。見這飛機的外形。和普通的飛機。摹仿不多。細細比較起來。還不及普通的飛機那麼好看。哈博士聽見陸開這副神氣。已猜着他的意思。便道。你瞧了我這飛機的形式。諒必覺得很不中意罷。這個我不怪你。我本來不會在形式上考究。祇注意在他的實用上。陸開道。據我看來。你這飛機。不過是滑流機罷了。沒有馬達。怎能飛行呢。哈博士微微笑了一笑。說道。你祇瞧他的外表。果然很像是滑流機。其實不然。他果然能夠飛行。成績且着實不差。哈博士說到這裏。掉轉

頭。朝着管理飛機的人。再道。解姆司。機中倘不缺乏甚麼。我可就要飛到空中。試上一試了。這人應道。機中並不缺乏甚麼。自從昨夜起。直到此刻。消失掉的氣質。尙不足一尺呢。陸開聽了這話。高聲問道。氣質嗎。氣質儲藏在那裏呀。哈博士道。陸君。方纔我已告訴過你。說是我這飛機。是滑流機和氣球的混合體。那末當然必須氣質的了。你可曾聽見說過氣球而不需要氣質嗎。陸開道。祇是氣質儲藏在甚麼所在呢。哈博士道。你仔細聽着。氣質是儲藏在機翅當中。你若仔細瞧瞧。便可瞧出我這飛機的機翅。比較普通飛機上的。既大且厚。原來在每個機翅的上下部之間。當中都儲藏着鑷質的氣質。換一句話說。便是每一個機翅。等於一隻氣球。幾隻氣球聯合在一起。當然能把這機身載到空中去了。陸開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頓了一頓。又道。博士。你莫多心。據我的意思。你這新發明的飛機。不過仍是氣球。祇多這幾個機翅罷了。我想你每當上升時。必是把這些機翅中。加滿了氣質。等到要落下了。再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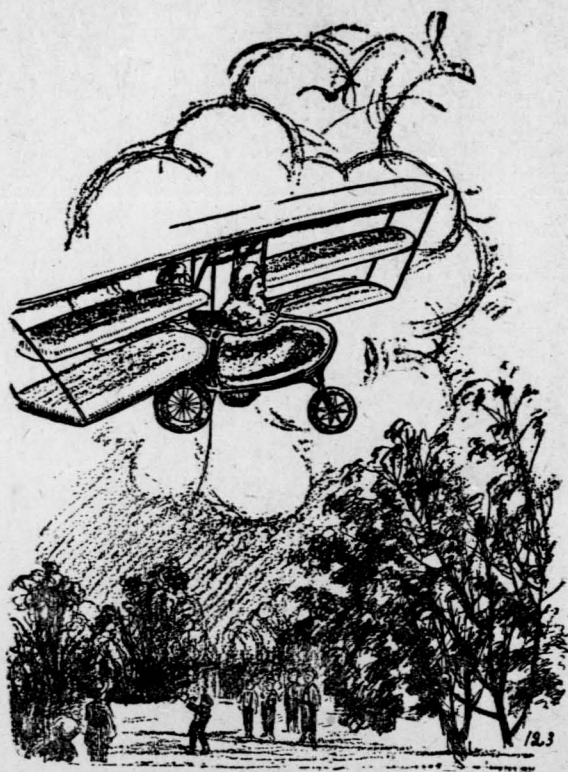
這氣質放去。那末你這新發明物的優點。不過和現今的氣球相等。這有甚麼希罕呢。哈博士點點頭道。陸君。這番話。不能責備你是錯誤。我如果是一個愚鈍不堪的人。也許會這樣枉費氣質。然而我不是那種人。未必會幹那等呆事。陸開道。那末你用的是甚麼方法呢。哈博士道。你莫打斷我的話頭。待我講給你聽。我所以要用鑷質的氣質的第一個原因。是爲着避免火患。你瞧。這裏有一具特別製造的生熱器。這生熱器。是用煤油作燃料。我既把鑷質的氣質薰蒸熱了。鑷質的氣質自會膨脹。於是我這飛機的機翅。便脹大起來。所佔的地方。便較爲廣大。而機身便因而變輕。最後機身變得很輕了。自然離地上升。因此我祇須注意熱度的高低。便可控制飛機升降的定率。陸開聽到這裏。說道。原來是這樣的。哈博士繼續說道。我駕着這飛機。已升到了滿足的高度。倘要下落。祇須放去熱度便行了。熱度既經放去。高處的空气。又本來寒冷。再有旋轉扇不住的煽着。機翅中熱的鑷質的氣質。自然立刻

變冷。鏗質的氣質既已冷了。機身便又沈重。便漸漸的落下。我如果再要上升。再生起熱度。薰蒸鏗質的氣質就是了。這方法不是很簡便嗎。陸開道。聽了你這番淺明的解釋。這當中的理解。我已經明白了。博士。你對於這一回事。諒必已研究了好多時日了罷。哈博士道。正是。我開始研究這一回事。是在四十年前。當我第一次研究時。是把人縛在各種的風箏上。放到空中去。怎奈普通的風箏繩子。載不住人的重量。我便改用質輕而堅韌的晒衣繩。可是風箏總不能升得很高。再則風向時時變動。那些縛着人的風箏。往往墮落到地上。幸虧我有預備。縛在風箏上的人。身畔都攜帶着一柄傘。當風箏落下時。連忙把傘張起。所以雖跌落在地上。却不會受傷。後來有一次。有一個人。竟因此跌斷了一隻腿。我因為闖下了這禍事。便不高興。再試驗了。等到後來。飛機已經發明。接着滑流機。成績又非常優美。我便又高興起來。拿定主意。另用新的方法。再來研究那一回事。這一次研究。却竟得着了結果。結果便

是這架飛機了。你倘願意坐到這飛機中去。待我來當機師。同到空中去遊歷一番。陸開道。到空中去遊歷嗎。哈博士道。是的。我要陪伴着你。同到紐約港去。飛行一周。你意下如何。陸開答道。這個原無不可。祇是……哈博士不等他說完。搶着問道。陸君。你莫非心中害怕嗎。陸開含糊着應道。我並不害怕。祇是你這飛機。果然能够飛到空中嗎。那個管理飛機的人。在旁插嘴道。先生。你請放心。昨天我和畢爾。曾飛行過一次。成績着實優美。陸開聽說。仍半信半疑。跨上飛機。就着座位坐下。哈博士見陸開的臉上。分明露着懼怯的神情。便拿話鼓勵他的勇氣道。陸君。你要曉得勇敢的人。祇會死一次的。哈博士雖這般說。陸開的恐懼心。仍未能完全消除。哈博士也不再說甚麼。坐到機師的座位上。伸手撥動機振。生起熱度。不消片晌工夫。機翅果已膨脹起來。比較方纔。要大到好幾倍。機身隨即慢慢的升起。機身的下面。本繫着一根繩子。扣在地面上。此刻因機身上升。這繩子便被曳得筆直。哈博士又高聲道。

陸君。我們在開始飛行之前。你可把你身旁的一柄傘。仔細察看一下子。萬一遇着意外的事。你可利用他。保全你

備好了。你可解開繩子。讓我們飛去罷。解姆司當即把那繩子解開。機身便漸漸離開地面。飛得很是平穩。機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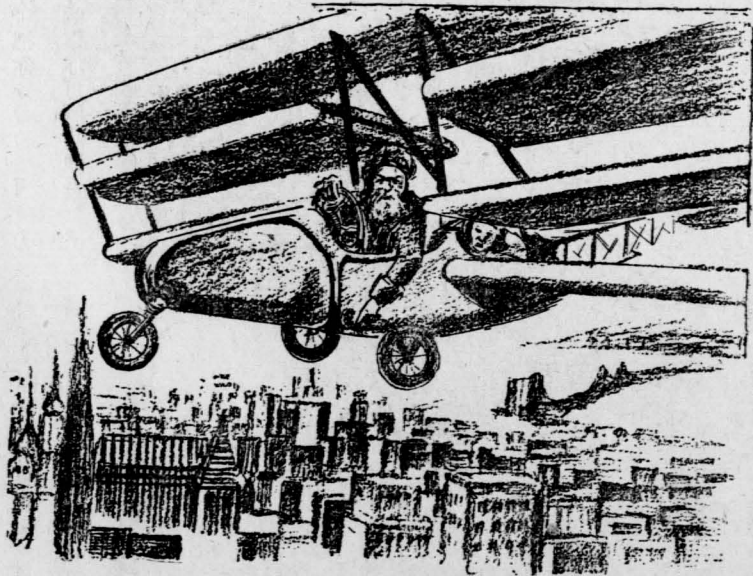
飛 行 機 出 發

座位。能夠保持着平度。毫無歇側之弊。機中並裝有一具特別的電話。乘坐的人和機師。可以隨時講話。哈博士便道。陸君。普通的飛機。都有一種軋軋的聲響。我這飛機。却一些響聲也沒有。很寧靜而迅速的。直往上升。這便是我這飛機。勝過普通飛機的優點之一。我這飛機。又不需特別的飛行場。差不多無論在其處所在。都可以飛起。又可以落下。因為他飛起時。是正成一根直線。自然不需多大的地

的生命。其實這是我的多慮啊。又喊道。解姆司。我們已準

面了。再到我這飛機。無論飛起。或是落下。都可以聽隨我

的意思。緩緩的實行。不像普通的飛機或是飛起。或是落下。都得開足了速率。因而往往闖出禍事。倘若把我這飛機。當作軍用。價值也很不小。就如此刻。我們正飛在烏瓦爾公寓的上面。我們倘要拋下一枚炸彈。真是非常容易。比較從氣球中拋擲。要容易得多。因為氣球完全受風力的支配。我這飛機。却可以聽隨我的指揮。陸開聽了哈博士這話。忙低頭朝下瞧着。覺得他這話果然有理。不容不相信。哈博士又高聲道。陸君。你可曾覺察我這飛機。實在具有氣球和普通飛機所有的優點嗎。飛



八

行的方向。既可聽隨我的意思。我要向那一方面。便可向那一方面。又沒有那擾人的聲響。再沒有汽油的消耗。當下落時。固然可以緩緩地。鏗質的氣質。也決不會因而多費。因為那是熱度的關係。鏗質的氣質。却依然存在。所以我這飛機。雖飛行很長的路程。所費的代價。却非常低廉啊。他們二人講這話時。這飛機已飛得很高。哈

博士決意要試試下落的情形。便撥轉機攄。放去熱度。旋轉扇立刻旋轉起來。機翅隨即收縮。漸漸回復到先前的原狀。機身直往下落。很是迅速。哈博士覺得落得太快了。

便又把機攄撥轉了一下。機身

復又上升。哈博士很愉快的喊

道。陸君。你瞧呀。我們已飛到科

尼海灘的上面。你的眼力。倘然

明銳。便可瞧見浴場的那一邊。

有一隻船。正航到海中心去。我

想那裏必然發現了一條真甲

鯨。那隻船上的人。正趕去捕捉。

陸開見哈博士駕御這飛機。升

降自如。不禁很是欽佩。便道。博

士。我真不懂你怎會有這偉大

的技能。幾乎無事不能。無事不精。……陸開的話。尙未講

完。忽聽見有一聲爆裂的巨響。不由得大吃一驚。話頭立

刻打斷了。這爆裂的聲音。從那裏來的呢。原來是機上的舵機破碎了。舵機既經破碎。便失掉了控制之力。機身便一直的向下墮落。哈博士高聲喊道。陸君。快些。快拿起那

柄傘。越快越好。否則縱不隨着

飛機。跌落到地面上。也必落在

大海之中了。哈博士一壁招呼

陸開。一壁也已拿取一柄傘。一

躍身。跳出飛機。張起那柄傘。飄

飄蕩蕩。落到科尼海灘上許多

浴客的當中。可是陸開無此幸

運。他聽見了那一聲巨響。早已

嚇慌。無有主意。聽了哈博士的

吩咐。這纔想起身旁的一柄傘。

趕忙拿起。向外蹣跳。偏偏他的

衣服。正纏絆在機中的物件上。竟解脫不開。等到解脫開

了。飛機一壁下落。一壁飄蕩。已到了大海的上面。所以陸



開正落在海水之中。幸虧那隻捕捉真甲鯨的船。正在附近。船上的人。連忙把他救起。再把他送到海灘上。這當兒。

我這第一次的實驗。雖已失敗。但我預料我這飛機。必能在飛行界的歷史中。開一個新紀元呢。

哈博士正被許多洛客圍繞着。和他們握手周旋。見了陸開。便笑着問道。陸君。你怎麼樣了。陸開不響。瞧瞧新近做好的這套衣服。不但是海水淋漓。並且因在機中纏絆。已破裂了好幾處。覺得非常懊喪。哈博士仍笑嘻嘻的道。陸君。你可是捨得這一套新衣服嗎。這個我勸你不必介意。聖誕節已將近到了。聖誕老人。定將送給你一箱上等的衣服。比較你所有的。包管要講究得多。我本是一位預言家。我說的話。是不會錯的。你可緊緊記着。到了聖誕節那天。定然靈驗。又道。你雖吃着了這一些辛苦和驚嚇。沒有馬達的飛機。畢竟乘坐過一次了。



飛 機 遇 險

著者按。法德二國之政府。近方致力製造滑流機。稍留心世事者。當能知之。德人亨森氏。近在德境。駕御無馬

達之飛機。竟能在空中支持三小時之久。計飛行二十五基羅密達之遠。高至三百六十基羅密達。法國亦有同等之事實。倘能日漸改良。則無馬達之飛機。將來定能成一有價值之利器。作者編著本篇之意旨。係主張

將氣球與滑流機。混合爲一體。則其所具有之優點。當能兼此二物所有者而有之。此非徒託空言。似爲可以實行之舉也。

(第十二篇完)



世界寓言

胡寄塵

鄉人種甘蔗

從前有兩個鄉人。同種甘蔗。比賽誰種得好。有一個人忽然想道。甘蔗的汁。這樣的甜。我若拿甘蔗汁去澆灌甘蔗。種出來的甘蔗。不更要甜麼。因此便壓取甘蔗汁去澆灌甘蔗。誰知等到後來。不但種不出好甘蔗。反而將甘蔗弄壞了。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已設下列五科

國文科 國語科 英文科 算學科 商業科

(講義) 請專家編輯由淺入深甚合實用
(教員) 極有經驗改卷答問精細詳明
(學費) 極廉講義奉送稍有餘力者皆能供給
(開課) 終年開課隨時均可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函索即寄
(簡章) 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袖又(332)



真林杏花水
為婦女靚粧時所不可
少之品使皮膚光潤舒
爽擦粉保其不脫去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GURALD'S
ORIENTAL
ALMOND
LOTION

舒震東發明
三度改良

農商部註冊
特許專利

特點

- (1) 一次可複印七八張
- (2) 字跡鮮明
- (3) 機械堅固耐用
- (4) 使用極靈便學習不難



華文打字機

每具實價二百四十元

官廳……公司……學校
團體……機關……家庭
均應購置一具

上海商務印書館製造

小說月報叢刊廉價優待辦法

本叢刊將歷年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者較之舊報的彙訂本另現一番新面目(一)本叢刊全書五集共六十冊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冊定價一元一角十四年一月先出一二兩集計二十四冊四月全書出齊(二)凡自十四年一月至六月預定小說月報全年或半年一份者贈送甲種或乙種券一張(三)憑甲種或乙種券購本叢刊照定價五折或六折計算各省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四)贈券有效期限以十四年二月至十四年底爲止(五)憑券購書每券以一次一部爲限(六)外埠購書開明書名連同原價債券書價郵費(郵費每集一角二分半)掛號運寄原券處當即將書寄奉

第一集

-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 日本的詩歌 周作人等著
-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河童話集) 魯迅譯
- 曼殊斐兒 徐志摩等著譯
-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 毀滅 朱自清等著
- 死後之勝利(戲劇) 王統照著
- 歧路(詩歌集) 周作人等著
-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 神曲一樹(賴德原著) 錢稻孫譯
-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李漢俊等譯
- 犯罪(柴霍甫小說集) 耿濟之等譯
- 第二集
-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的戲曲) 沈澤民譯
-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蘆隱女士等著
- 俄國四大文學家 耿濟之著
-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上) 耿濟之譯

第三集

-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孫伏園等譯
- 笑的歷史(創作集) 朱自清等著
- 瑞典詩人赫騰斯頓 沈澤民譯
- 霧瀾運動 李漢俊等譯
- 聖經與文學 周作人等著譯
- 太戈爾詩 鄭振鐸譯
- 海嘯 梁實秋等著
- 梭羅古勃 周建人等譯
- 北歐文學一樹 李途等譯
-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 丹麥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 歸來(創作集) 顧仲起等著
- 三天(創作集) 冰心女士等著
- 包以爾 沈澤民等譯
- 懇親會(戲曲集) 葉紹鈞等著
- 芬蘭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 第四集
- 在酒樓上(創作集) 魯迅等著
- 法朗士傳 陳小航等著
- 法朗士集 高真常等譯
- 彷徨(創作集) 蘆隱女士等著

第五集

-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著
-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 牧羊兒(童話集) 徐志摩等著
- 新猶太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王統照著
- 阿拉亭與巴羅米德(梅脫撰著) 魯迅譯
-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 耿濟之譯
- 和明日 周仿溪等著
- 春頌(新詩集) 冬芬等譯
- 賓斯奇集 王統照等著
- 技藝(創作集)

聲明

以前廣告內所載廉價優待辦法有錯誤現在完全依此爲準



2. 1 6 5 | 6. 5 6. 5 | 3 6 5 3 6. 5 3 | 2. 3. 2 |

尺上四合 四六五六 工五六工五六工 尺工尺
山, 只見 滿眼 風



1 2 1- | 6. 3 5 2- | 3 2 1 6 1 | 2. 3. 2 1. 6 |

上尺上 四工 尺 工尺上四上 尺工尺上四
波 惡似 離 別 當



5- 6. 5 | 3 6 5 3 5 | 6. 5 3 | 6- - - ||

合四合 工四合 工合 四合工 四
年, 懷 水 仙.

琵琶記賞荷

(懶畫眉)

唐雙如

生 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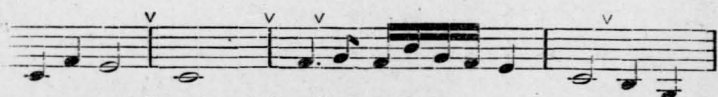
E調 4/4 1 6 2 3 1 | 3 5 6 5 3 | 3 5 2 1 6 1 | 2 1 6 5 |

上四尺上 工合四合工 工尺上四上 尺上四合
強對 南薰 奏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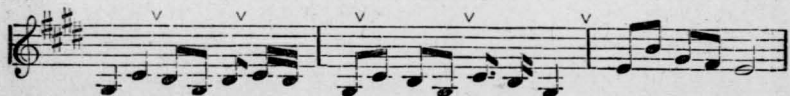
5 6 - | 1 2 1 6 - | 6 3 3 2 - | 3 5 5 6 5 3 2 1 |

合四 上尺上四 工工尺 工六工五六工尺上
絃； 只覺指 下



6 2 1 - | 6 - - - | 2 3 2 5 3 2 1 | 6 5 3 |

四尺上 四 尺工尺 工尺上 四合工
餘音 不似



3 6 5 3 5 6 5 | 3 6 5 3 6 5 3 | 1 5 3 2 1 - |

工四合工合四合 工四合工四合工 上六工尺上
前，那些個 流水 共 高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大而無傷嫩

與製選



膚者棕欖香皂即為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注意 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料加重改威美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行伍生涯

羽白

百茂的確是個文弱的南方人。受過中等教育。得到野老田夫的一致推崇。許他是個能替鄉里生色的人——

但是他現在已經與一班身穿灰色軍衣滿口大蒜臭的北兵同化了。你若在營盤門口、或者街上酒店裏遇着他。只見他那種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穿着軍衣、佩着刺刀、還夾着滿口的北方話。也會惹起一種畏怯、或嫌厭的情感。路上行人、低頭而過。酒店老板、笑面承迎。總覺得隱藏在這種灰色軍衣底下、有一種不可見之力、足以使你畏懼之念或憎惡之情。這是何等不可思議啊。

我們天天咒詛着兵匪軍閥。便聯帶的惱恨北方人。因為有鎗階級的人大多數都出產於北方一帶。其實北方人那種伉爽質直性子。你若與他交久了。是何等樸誠可愛啊。

我們決不能因為少數沒有受過教育的蠻兵悍卒。而籠統地將灰色軍衣的北兵一概都看作可惜可怕的人。我初次看見百茂。是今年秋天。K縣一個友人家內。我們幾個人正聚着鬪牌消遣。友人李思白忽然問我道「有個當正目的王百茂是不是你們貴本家。」我早就聽見

故鄉的來客說過這回事。我道「是的」便託李君派人去喚他來一見。

李君也在這邊營裏供職。所以軍隊裏的情形很爲熟悉。我便問他道「我們這個敵本家平日的成績怎麼樣。此人當日還是我的小學生啊。」我友翹起大拇指來說道「那是我們三營裏有名的頭目。內場外場、行行出色。人也很精明。是個好樣兒。」我聽了心裏微微的笑道「他是受過教育的中等學生啊。」

一會兒聽見皮鞋結閣的聲音。我趁着桌上的燈光斜轉背向來客一看。只見門邊進來了一個面色灰白身材瘦長的兵士。穿着一身整潔而合度的軍衣。恭恭敬敬的立在桌面前。脫下軍帽、向合座的四個人。行了一個最敬的鞠躬禮。

我記得在北方戲園子、或火車上。常時碰見這樣面貌、這種服裝的人。不過從前遇到的都覺帶點倔強的神色。而今天覺得此人格外和藹可親。

我不禁用了懷疑的眼光注視着他道。「你是百茂嗎。」因爲看他情形、聽他的口氣、實在是一個純粹的北兵。而且我們十年多不見面了。模糊的燈光下、也認不真切。他垂手站立。恭恭敬敬的回答道。「是——沒錯兒。」直挺挺的站住。同個石像一樣。我若不尋出話來問他。他一句不開口。問他一句。總回答一句。

我將牌一推立了起來。心裏大大的受了感觸。幾乎要流下淚來了。十年前我們是何等親熱的情形。他是一個何等活潑可愛的小孩子。我雖然大幾歲。然也會在村子裏一起遊戲玩耍。而今客中相見。我也幾乎不認識他。而他也變成一個冷漠無情的人了。不料那麼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受了幾年軍事教育。竟成功了這麼一種拘束卑謹的人。可見得他已經受慣了這種嚴厲的壓制。只就他那慘白的面容、瘦長的軀幹。已經可以推測到他久處在枯窘嚴冷的生活中同過度的疲勞了。

隨後我離了座、借他到一邊去閒談。讓了半天、他纔敢坐。

坐下之後，還是欲言不的樣子。我道：「不要太拘束。在座的雖有你的長官在內，然俱是我的知己朋友。」我始從容的問及他：「當兵以來的種種經過。當初爲什麼想着當兵？」

百茂說：「我何嘗不想受點高深教育。來謀個優厚的位置。我的父親賣了田，負了債。供給我小學畢業以後，還進了兩年中學。也無非想我能够飛黃騰達。受到鄉里的稱譽。將來的酬報。我父親是個靠種田生活的人。肯下這麼大本錢來培植我。總算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社會。但是連年的兵荒馬亂。又加以田地歉收。家計一年不如一年。漸漸難以維持了。而且生活程度日高。眼見每年還要籌出一百多塊白花花洋錢來供給我。實在難乎爲繼。我也問心難安。便決計退學。另謀生計。但是我一個中學未畢業的人。社會上又一無援引。講到教育界，斷斷插身不進去。只好做生意罷。但是大小生意，都要本錢。然後纔能將本求利。而且我又處處外行。說到種田罷。終年辛苦。胼手

胝足。還不够自己喫的。只好暫時坐食。徐圖機會罷。但終非常久之計。我也曾屢次聽人說起當兵的頗有許多平步青雲，而毫不費力的人。而且每月的衣食住。不必家裏花錢。還有四兩二餉銀可得。這到也是一條生活方法。爲生活而當兵。一定可以受人家的原諒啊。我當日惘惘的別了父母。一個人到K縣來覓到一個姓張的親戚。託他打聽投軍的門徑。我也曾想到當兵的艱苦，同受社會人士的輕蔑。但我除此以外別無謀生之法。便決定到招兵處報名。填了年甲三代。第二天驗了身體合格。我從此便開始了行伍生涯了。外間不察的人還有一種誤會。以爲披上老虎皮似的軍衣。走出門來。便可以橫衝直撞。倚勢欺人。其實正式的軍人。他斷斷不敢在外面惹禍。輕則棍責，重則開革。不論紀律的寬嚴都是一樣。有之惟有一輩廚房伙夫。或者護兵馬弁之流。常有酗酒滋事。欺壓平民的舉動。然一經查出。也要受到嚴重的責罰。」他說到這裏聲調漸漸提高。好似替他們同類鳴不平。我想這話是

對的。既然同是這個社會裏的人。決沒有格外生得遭人嫌惡的秉性。社會是一個結構繁複而關係密切的有機體。武人一部分的罪惡。也便是社會全體的罪惡。我們罵軍閥罵兵匪。不如先罵自己。

李君忽然招呼我們喫晚飯了。我們只好暫時中止談話。而一起站起來。晚飯的菜是外面要來的。擺滿一桌。李思白硬拉百茂坐在桌橫頭。於是我們互相喝着酒談心。百茂受過嚴格的軍人教育。非常謙謹的站起來。每人面前敬了一巡酒。坐在一旁露出踟躇的樣子。我們勸說了好幾次。纔放量的飲酒吃菜。

李君一面舉箸讓菜。一面問百茂道。「你這一回挑司務長怎麼樣。有幾成輪得着你嗎。」

百茂低聲答道。「不成。我憑藉那一項敢想升官。論學問學問不如人。論資格資格不夠。」思白嘆了一口氣道。「那是你客氣的話了。其實是你的命運欠佳。不然憑你這樣精明強悍早就可以升官了。」我聽了這話不禁暗暗的

替他嘆息。

飯後百茂約我明天到他營裏去玩玩。我留他多坐一會。再接續方纔的談話。他說請假的時限已到。未便遲滯。我只好不強留他。

是晚李君告訴我「百茂在三營裏的確可以算着個尖兒。前年挑選在學校裏當學兵。滿望一年畢業就可升官了。剛剛要畢業那個月。因為一點小事忽然與一個同學的排長鬧了起來。於是乎仍舊退回老營。當他原來的副目。當了六年零八個月的副目。再也沒有一次正目缺出。等到三營出了一個正目缺。同時便缺了七八個正目缺。等到今年營裏挑司務長。所有他舊來跟隨的上司。統統都撤換或升調去了。落一個前功盡棄。種種辛勞。有誰知道。便是知道也不肯提拔他。新上司全都有自己心腹帶來。挑選不過是個名目。豈不是他的命運欠佳嗎。」我聽了這話雖然替百茂扼腕嘆息。但因此益可印證軍隊也不外是全社會的縮型一句話。

第二天是禮拜。軍隊裏面也照例放假。我走到街上只見一隊一隊的巡查兵，整齊而嚴肅的走着。每人手裏拖了一根厚而且重的軍棍。上街買菜的兵士們見了，都躲在一旁立正行禮。街上雖有三三五五的兵士，請假出來。然而都和顏悅色的，與路旁的人談笑。眉目間顯出一種憔悴可憐之色。大約都是在嚴厲的空氣底下，壓迫得太重了。也不知是我遇着百茂以後引起我的同情心。纔方在心裏上發出這種主觀呢。還是K縣的軍紀特別的嚴肅呢。然而我往日的想像，以爲當兵的必是凶暴粗莽，而不講理的。今天方知這種觀念的謬誤。

他們的軍隊，駐紮在離城半里路外一座關帝廟裏。我在街上隨便吃了點東西，跑出北門外。只見遠遠的黃牆一角，掩映楓林深處。一路繁霜鋪地，衰草連天。秋深肅殺之氣，令人不寒而慄。行伍生涯大約也如秋朝一般慘淡。可憐還受到社會上惡毒的咀咒。纔真冤呢。

到營後，百茂已在門外相迎。正值營中開過午飯之後，一

棚子裏十幾個弟兄們，全都聚在一室。大概百茂預先提起。因爲我們有族誼關係。所以百茂引我到他們棚子裏。大家全站起來道：「大爺來啦！」大爺請坐。」大家笑面相迎。七張八嘴的，那種親熱情形，好像一家人一樣。於是倒茶的倒茶，敬香煙的敬香煙。這間小小屋子內，設了兩個大坑。鋪上潔白的褥單。各人的鋪蓋，都疊得整齊齊齊的，放在一邊。靠牆一張小床，是百茂睡的。因爲正目是一棚的老總，要特別尊崇一點。牆上掛了各人的名牌，以外還掛着一個布製的大信插。繞成上下二列。每列繞作七個小口袋。袋裏插了各人的筷子、牙刷、擠鎗布、等。袋外用紅紙簽寫了各人名字貼上。百茂牀面前一張桌，桌上擺了幾本步兵操典、射擊教範、同幾本帳簿一冊日記、之外毫無餘物了。我將他屋裏一切瀏覽了一過。雖然可以當得整齊嚴潔四字。然而未免太單調，太枯燥了。我暗暗替百茂難過。你想一天到晚所接觸的，無非幾個蠢笨的兵。既無書報小說之類可供消遣。又不能隨意外出。營規如此

之嚴。可以說是毫無樂趣。怎麼不引起心理上、生理上的變調。而成爲一個不近人情的人呢。像他們這一棚子人滿充着一種愉快之氣。真是難能可貴。

我們繼續昨天的談話。百茂掬了一把傷心之淚，同我說下面的話。

百茂道。「我當了三個月新兵。六年零八個月的副目。升了正目不到一年。真是受盡千辛萬苦。身體嬌弱一點的人。斷斷忍耐不下去。我是沒有法子。既然盛氣投軍。若還是一個老什長回去。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所以無論如何若不能謀到一個稍爲優裕的位置。至死也不回家。至於娶妻生子的話。更不必談起了。我先說當新兵的苦趣。初來的時候。說話不大懂。營規也一點不知道。稍有差錯。輕則受到頭目的拳打腳踢。重則棍責禁閉。我雖然不會挨過打。然而每天上操場。總是心驚膽戰的。每月關四兩二錢的餉銀。扣去一兩米錢。一元菜錢之外。還有被套啦、褥單啦、爲求整齊劃一起見。都扣錢重置。頭四個月一步

不准出營門。任你有天大的事故。都不行。一切身體上的自由。俱剝脫殆盡了。冬天早上五點起身。天還沒有亮。就到操場上跑步。一天操三四遍。頂苦的是器械操。跳木馬啦、翻鐵槓啦。不敢跳也要強迫着你跳。不會翻也要強迫着你翻。弄得筋傷骨折的。常有的事。吃的米是黃黑色最下等的糙米。一碗白菜湯。同監獄裏的犯人差不多。有點空工夫出來。便要罰你去抬煤。挑米。再不便去替連排長公館裏做雜事。一天的勞動時間至少在十二小時以上。倘使能夠餘存兩個錢。也不管他。除了七扣八扣以外。還要搭過公份替官長製萬民傘啦。替地方上捐錢啦。自己剃剃頭洗洗澡。用得極省極省。每月多不下一塊錢。你想這種生活是人幹的嗎。不知道的人還在那裏羨慕我們當兵。還有幾個本地人死吃白賴的要我荐他進來。你想可笑不可笑。後來當到頭目便好一點了。因爲我的筆下還能寫寫。而且日久之後。口角也伶俐了。規則也明白了。一切學術各科都在衆人之上。蒙老營長另眼看待。升我

作副目。幾年來同棚子裏都相處得很不錯。當了幾年副目錢也多一點。人也快活一點。前年又挑我進來了隨營學堂。眼見得就要畢業。不料同學裏面有個排長。素來妬忌我。同我有意見。有一天晚上。我也多喝了一杯酒。覺得這種環境太無聊了。心裏鬱悶的時候。這個排長倚仗他是個官兒。強形霸道的硬要將我的算草借去。我一時沒有拿給他。他便說我侮辱官長。於是乎就同他鬧了起來。他扯破了我的制服。我打破他的鼻子。於是乎開除學籍。仍舊回三營。幸虧老上司都還信用。允許慢慢的提拔我。去年開到B州打土匪。得了勝仗我因為也是有功的人。便升了正目。不多幾時考司務長。我一無奧援。而且一班老上司全都換了人。大約毫無希望。我還是當我的老頭目。可憐我這樣辛辛苦苦的熬着。不知今生有無出頭之日。」說罷不覺流下兩點悽惶的眼淚來。我也着實替他

嘆息。

我只好安慰他道。「慢慢的來。你的年紀不大。現在雖然受點辛苦。安知將來不能升到營連長的地位。況且你的身體練得非常強壯。這也有點好處。」百茂點首稱是。正說之間。忽然隔壁屋裏起了一陣噓叫之聲。只聽得一個人在那裏報着數「一二三四——六七八九——」。聲烈而洪。數一下好像用木棍在人身上敲擊一下。打了總有四五百。慘號的聲音漸漸變為呻吟的低泣。我到門外偷偷的一看。只見隔壁掛了連長室三個字。少頃兩個護兵撫着一個面色慘白的新兵出來。那種憔悴可憐之色。真叫人淒楚萬分。百茂悄悄告訴我道。「這是個新兵。因為同營門口賣花生的賭骰子給查着了。」我隨即告辭了出來。我覺得這一次的經驗。實在予我心理以莫大的變遷。我受的刺激太大了。

(完)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學術發明 政治趨向
 教育設施 實業發展 社會進步

請讀 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為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國各界訂購
 英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便利倘承 惠顧請就近
 與各埠分館及上海發行所接洽為幸 另印目錄函索
 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若用 奧林美顏水
 背視蛾眉更入時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又(295)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

信箋信封

君欲購精美之
 信箋信封乎？

本館發售中西信箋信封製作精美久承商學各界歡迎茲又特向美國著名紙廠定製信箋信封各數十種大小俱全式樣最新所用紙張均係上品並備有粉紅信封及素信封以供慶弔之需另有紙夾一種為夾信箋信封之用亦係新近出品極為精巧如蒙 惠顧取價從廉藉副盛意



四集 野人記 (十一續)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十三回 古負圖失望賣梅玲 梅爾屏喪心疾單森

古負圖吩咐把梅玲仍舊捆綁起來，恐有疏忽，派重兵將他監禁自己室中。梅玲整整盼望了一夜，却不見穀瀨回來，雖是有些失望，却知道穀瀨是一定會來的。並且還拿得穩，來了一定可以救他出去的。從梅玲目光中看來，差不多把穀瀨當作神聖一般。在他這野蠻世界中，要算穀瀨最美麗，最勇敢。他的雄武氣概，梅玲非常崇拜。就是平時待他事事體貼入微，也足以使他啣感。他這般思念穀瀨，精神所至，常常在夢寐中看見穀瀨。醒來由穀瀨想到他的父親，記起從前受他種種虐待，比這些蠻族還要兇很十倍。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只因言語不通，不知這些蠻奴，為什麼將他羈絆此地。也知道這些人是食人的蠻族，起初還以為捉他來當食品，現在拘留此地，已經多時，却不見他們動手。其實古負圖捉到梅玲，立刻就派急足赴阿拉伯酋長處報告，請他如約前來取贖。這個，梅玲怎會知道。讀者諸君見我敘到這一筆，一定要詰問我，他們村子相距很近，為什麼古負圖的急足去了幾天，還不見回來。不要忙，讓我慢慢敘來。原來這個急足，離了本村，剛好遇到單森等。在他們帳幕中休息一回，土人們的嘴，是向

來不謹慎的，閑談中同單森等部下土人談起，他奉着會長命令，去見阿拉伯會長，勾當的公事。後來土人上去一報告，單森等聽了，暗暗稱慶。那個急足，坐了一回，辭別土人就道。纔走出視線之外，森林中槍聲一響，正中急足背心，倒在道傍草中死了。隔了幾分鐘，梅爾屏從林中揹着槍出來，回到帳幕中。大叫道：「此地的鹿越發狡猾了，纔見一頭鹿，開了一槍，竟沒有打中，被他跑了。」原來打死急足的，就是梅爾屏。知道那些部下非常怨恨他們，若是這件事給他們知道，到古負圖處出首。知道自己槍彈不敷應用。部下人又靠不住。斷難抵敵。因此不得不撤這個大謊。打死急足之後，接着就是同狒狒戰爭，已經押住一個狒狒，却給穀瀨帶着大隊狒狒，將他救去。後來那些狒狒還趕來擾亂他們帳幕，虧得穀瀨走了，狒狒們失了領袖。給他們帶了部下，放了幾排槍，纔把他們打退。饒是如此，單森等這一邊却也受了莫大損失。推原禍始，都怨着穀瀨。都是給他一到，纔把那頭已經押住的狒狒放掉的。

梅爾屏沈吟道：「我看去這個白色魔鬼，就是幾年前給我們在森林中用火槍逐掉的。上一次他的同伴是一頭巨猿，賈爾！那一回你看清楚沒有？」單森道：「有什麼沒有看清楚，我用槍打他，相距不過五步，我看他像是一個很精明的歐洲人。還像是個孩子。從他舉動同面貌上看去，一些不像是個瘋人。非洲地方瘋人院中，常有瘋人逃入林中，赤着身子，雜在土人中居住。這個人却不像是這類人。因此愈覺得可怕。下次見面，準得將他打死纔好。不然，我們的蹤跡，已經給他知道，將來給他出首起來，不是玩的。」等了半天，竟沒有再見穀瀨，狒狒們也散淨了。休息一夜。次日，這兩個瑞典人向古負圖村中去。他們的目的，完全注射在梅玲身上。因為梅玲是他們數年以前，想向阿拉伯會長處，劫取之人。那時事機不密，幾乎送了性命。現在聽見已在古負圖村中，知道古負圖的腦筋比較上要簡單一些，可以於中取事。到了村中，却絕口不提此事。照例互相交換貨物，名目上各人都算是禮物的，其實

一樣也要評定價目，自己誇張自己的貨物好處，同賣買人一樣。交易之時，隨意閑談路上所得到的消息。古負圖也把他得到的消息，講給單森等聽。却絕不提起捉到的那個白種俘虜。很熱心的介紹嚮導。辭色之間，大有催促客人首途之意。單森等只作不知，閑談之中，梅爾屏有意無意的，替阿拉伯會長捏報了一個死信。古負圖聽了，不覺愕然。梅爾屏道：『你竟不知道，這也奇了。這是上月之事，有一天他的馬踹着地上一個窟窿，身子一側，把他從馬上翻將下來，馬也倒了，正壓在他身上。等他部下尋去，他已死了半天了。』古負圖以為是真的，不覺搔首躊躇起來。他想阿拉伯會長一死，已經沒有取贖之人，這女子除去作爲食品，或是作爲妻妾之外，絲毫沒有用處。看見面前塵沙上有個甲蟲在那裏蠕蠕而動，向那甲蟲吐了口痰。呆呆看着梅爾屏。他想這些白人，真也古怪，爲什麼遠離自己村落，沒有妻妾呢？從傳聞得來的消息，也知道白人一般也愛女子，只不知他們是怎樣的愛法。這是他

所大惑不解的。故意探一探口氣，猝然道：『我知道有一個白種女子在附近。你若要買的話，我們是好朋友，價目不必說，是很公道的。你要不要？』梅爾屏把雙肩一聳，搖頭道：『古負圖！我們沒有年齡大的女子跟着走，已經受累不堪的了。還要化錢去買累墜受，不是冤嗎？』古負圖道：『這女子年紀很輕，相貌也好的。』單森聽了狂笑起来，笑了一回。梅爾屏道：『古負圖！森林中那裏有長得好的白種女子，你哄騙朋友，是不應該的。』古負圖給他這般一激，直跳起來。狂叫道：『你跟我去看，包管不騙你。』單森等站起來，跟着走。走的時候，兩個人面面相觀，梅爾屏把左目瞬了一瞬，單森會意。跟着古負圖走到他的茅屋之中，從昏暗光線中，看見一個女子，綁着在那裏。梅爾屏上去一看，走出來搖頭道：『古負圖！這女子大概有一千多歲了。』古負圖叫道：『他年紀很輕，屋中昏暗，你看不清，所以這般說。你在這裏等一等，我教他們把他帶出來，到日光之下，給你仔細評斷。』說着，喊那兩個監視

梅玲之人，替梅玲鬆了綁，帶出屋外來。單森等知道緊要的時候已到，急於想看看，究竟是不是那個女子。若是個醜陋不堪的，或者是個不知誰何的女子，也不能要他。因為古負圖的急足，雖是那樣說。土人的話，未必可信。總得看個明白，再圖進取。不過雖是性急，臉上顏色却一些不改。還是裝得淡淡的。所以梅玲從黑暗的茅屋中出來，他們起初一些不注意，仔細一看，梅玲雖是給古負圖監禁多日。他的天然媚媚，同埋在塵沙中的珠寶一般，雖有塵沙蒙着，那種珠光寶氣，却掩蓋不來。梅爾屏是個好色之徒，幾乎失聲喝起采來。後來一想，恐怕古負圖居奇，趕緊忍住。古負圖問道：「怎樣！我說得不錯罷？這女子又年輕，又美麗呢。」梅爾屏道：「年齡雖不大，帶着走很不便利。我們從北方來，並非是為採辦妻妾而來。這種女子，北方很多。我們並不要他。」梅玲語言不通，澄澄的望着這兩個白人，覺得他們同那些黑人，一樣也是他的仇敵。懷着仇恨恐怖之心，並不希望他們加以援助。梅爾屏操着阿

拉伯語向梅玲道：「我們是你的朋友，你要我們帶着你離開此地嗎？」梅玲久不講阿拉伯話，聽了腦筋中一振，慢慢的答道：「我很想脫離此地，回到穀瀨處去。」梅爾屏道：「你願意跟我們一起走嗎？」梅玲慨然道：「不願。」梅爾屏向古負圖道：「他不願跟我們走哩。」古負圖道：「你們都是男子，可以用武力逼着他走的呀。」梅爾屏道：「那個，更是累墜了。古負圖！我們真不要他，不過我們同你是好朋友，若是你不要他在此地，我們看朋友分上，也不妨替你帶往別處去。」古負圖聽了，知道他們要買的。立刻講起價目來。結果一個梅玲，換了六碼布，三枚黃銅空彈殼，一把新的摺刀。梅玲雖是不願。古負圖同梅爾屏雙方都非常願意。古負圖交割之時，說了一個附帶條件。要梅爾屏等帶着梅玲次晨就起程南下。不許停留。梅爾屏也答應了。成交之後，古負圖纔把梅玲來歷，告訴出來。還把穀瀨想來救援，給村中人殺退的話，也告知梅爾屏。他說：從他目光看來，那個人一定還要前來劫取。他們

若是想保存這個女子，最好趁早離開此地的爲妙。梅爾屏等聽了這番話，很有些戒心。所以把梅玲帶回帳幕去，仍舊將他綁着，派人監視。梅爾屏用極甜蜜的話，勸告梅玲。要他好好跟着他們走，可以護送他回家。後來聽見梅玲有寧死不願回去的宣言，又折過口風，答應不送他去。說方纔的話，不過是說了玩的。並不是真要送他回去。口中絮絮叨叨的講着話，兩只眼睛，却賊忒忒地領略梅玲的秀色。他見梅玲長身玉立，已經長成個十二分人材。比當年阿拉伯村中所見，更是可愛。幾年來總覺得這個女子，人家懸着重賞購求，是有些不當。現在觀面相逢，纔知道那個重賞，的確懸得的當。這個女子，確是個至寶。看着他，不覺惹情牽起來。慢慢走近去，把手扶在他的肩上。梅玲吃了一驚，向後退了一步。梅爾屏再也忍耐不住，上去一把摟住，想同他接吻。梅玲恨極，伸手照着他的嘴，打了一掌。正在危急，單森從帳外進來，見梅爾屏這種模樣，失聲叫道：「梅爾屏！你難道是瘋了嗎？」梅爾屏聽了只

得放手，臉紅紅的迴過身來。單森咆哮着責備道：「你打算怎樣？難道情願把這賺錢的機會失掉嗎？我們若是好好待他，不但一個錢挪不到手，還要受鐵窗滋味哩。我向來把你當作聰明人看待，現在這一來，很使我大大失望。」梅爾屏道：「你也怨不得我，我不是木頭雕的呀。」單森道：「我勸你還是充一次木雕人的好。等他好好護送回去，拿到賞銀，隨你愛怎樣玩，就怎樣玩。現在却不許你這個樣子。」梅爾屏叫道：「你又何必這般小心呢？無論怎樣，他們見了他，總肯付那筆賞銀的。至於這女子，只要重返家庭，也未必肯把我們待遇他不好之處，申訴的。何必這般小心呢？」單森生氣道：「我不許你這樣，就不許你這樣。師範！以前你作主的事也多了，現在我也要作一回主。因爲你也明白，這件事我是不錯的。」梅爾屏叫道：「啊呀！你居然一回兒變成這般道學起來。大概你以爲我忘記旅館主人的女兒，同小薛蕾萊，還有那個黑奴——單森攔住道：「你給我禁聲。你也知道，這個並

不是道德問題。我也沒有同你尋釁之意。不過你若不自檢束，想傷犯這個女子。師范！到那時，我也不能再顧交情。就是殺了你，我也做得到的。近幾年中亡命非洲，苦也受得够了。從九死一生中，好容易得到這個機會，將來赦罪之權，完全操在這女子手中，怎肯給你這畜生破壞他。師范！我再警告你一回。」說着，把腰間佩着的手槍，拍了一拍。梅爾屏惡很很釘了單森一眼，把雙肩微微一聳，快快出帳去了。單森等他走後，用阿拉伯話向梅玲道：「我常常在帳前，若是那畜生再來同你騷擾，你喊我便了。」單森等雙方講話，完全用的瑞典話，梅玲一字不懂。聽見單森這樣一講，推測過去，略知一二。從那推測得來的理想，再把方纔他們講話時的神色舉動，聲音的激烈，同末了單森的拍那佩着手槍，早已了然。知道單森是肯幫着他的。不過還不明白裏面的內幕，冒冒失失向單森哀求釋放。他上森林找穀瀨去。這樣一求，反弄糟了。單森聽着，哈哈一陣狂笑。警告梅玲。若是他想潛逃，只能將他從新捆綁起來。梅玲聽了非常失望，這一夜睡在那裏，還是側着耳朵，留心穀瀨的信號。夜間森林中生物，懂懂往來。就是極低的足音，他都聽得清清楚楚。却只聽不到穀瀨之聲。他

雖有些失望，却拿得定穀瀨一定會來的。只不知爲什麼這般遲緩。到天色大明，反替穀瀨發起愁來。也知道他的這個穀瀨不比他人。向來在森林之中，沒有受過絲毫挫折。是個極有本領之人。決不會受害的。眼看着太陽出來，用過早膳，單森等督着部下，收拾登程。等大家上了馬，還不見穀瀨到來。梅玲却還是望着。他們全隊向北而走，一天天過去，梅爾屏因爲單森干涉他的行動，還是恨着單森。單森好好同他談話，他只用一個兩個字答着，也不同梅玲談天。梅玲留心他舉動，見他常用賊忒忒的目光，斜視過來。見了那種目光，不知怎樣有些不寒而慄。馬上無事，只緊緊攬着琪鈞。他的佩刀，在古負圖村中，已經給他們摘去。沒有防身利器，很是膽寒。走了四天，不見穀瀨追來，梅玲知道一定出了岔了。這些人帶着他愈走愈遠，穀瀨不來，這些人一定要將他殺死。從今以後，再也見不到他的穀瀨了。心中很是慘然。那天單森等因爲前三天急於趨路，走得太快一些，部下都乏極了，早一些休息。支好帳幕，單森等分頭出外行獵。一小時後，梅玲見梅爾屏堆着一臉兇惡之色，走進幕門來。

徵文揭曉

第二十九號

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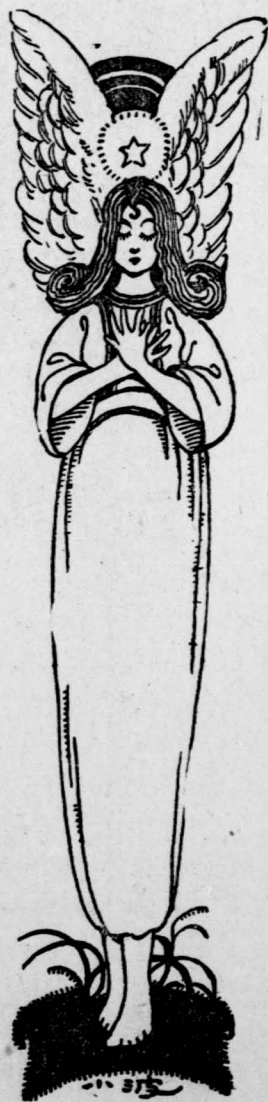
器

麵

第三十號

傭

婦



機器麵

(即機器磨的麵粉)

第二十九號

「誰下棋誰要能贏我，請你們大家三天隆福居！」
常二先生時常的這樣對我們叫陣；但是總沒有能戰勝他的。他簡直成了象棋大王了！

「怎麼誰也贏不了他呢？得怎樣才能贏他呢？難道這象棋大王的徽號，就讓他獨佔了嗎？」在睡夢的時候，這些問題，時常在我腦裏盤旋着。我小的時候，雖也享過棋上的勝名，這終於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所以一到和他交手的時候，登時覺得兩眼昏花，不知動那一個子好。結

果總是我連戰連敗的。他却得意揚揚喊着他的慣語道：「誰還下棋？誰要贏我，請你們三天。」我雖是敗軍之將，心裏總有些不服；但絲毫也不顯露出來。

火一般的太陽，把空氣曬得熱騰騰的，正是中伏的天氣，一天下午約莫有五點鐘的光景，高大的客廳裏，拍……拍的接二連三的響着，我和常二先生正下棋，李伙計走來，呆呆不住的看着，只聽常二先生小聲而帶着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道：「我輸了。」呆了一會，好像轉了

什麼念頭似的，忽而很奮興的帶着笑容說道：「再來一盤呀？」我以為他既然承認輸了，還能不能反汗嗎？再下一盤又何妨？於是重整旗鼓，聚精會神的開始第二次戰爭了。光亮慢慢的退去，黑幕一層一層罩攏上來，李伙計已溜出去了，只剩得我倆不言不語的，拍拍……拍的下棋；無論外邊說得怎樣天翻地覆，一些也聽不出了。

「贏了！贏了！」我對着剛進客廳的童先生——也是被請的人之一——急忙的說：

「贏了！」童先生緊接着很高興的說：「啊！我們明天可要吃隆福居了！哈哈……哈哈！」

「那裏贏了？」常二先生趕緊辨別着說：「有什麼憑據證人呢？」這時候郝先生肅先生……也進來了。大家夾七夾八的只顧得亂爭，寫到這裏，看的人不免要生出疑問來了，以為：「怎麼正下棋的時候，沒人來看——除李伙計在這裏看了一會兒以外——這時候童先生，郝先生，肅先生……我也記不清還有誰——倒都來了

呢？」原來他們都不知道我小時候會下棋，平時又不見我和旁人來過，前幾天雖來過幾次，又是連戰皆北；所以他們只顧得在院裏閒談，絲毫也沒希望我會贏的，只把我二人丟在廳裏，那怕你戰的不可開交，他們連理也不理，看也不看。一聽說「贏了」二字，都趕緊的跑進來，替我辯論。——我只顧得兩眼注視着棋子。

「你們不用爭論了！我攔住大家說：『這一回又要贏了！哈哈……哈哈！這可沒得說了！』這幾句話，比他們無論誰爭論的力量都大！大家這才停止了爭論，來看棋勢。大家一看，不覺大聲呼道：『果然又贏了！這還有什麼說的，常二先生哈哈……哈哈！』常二先生也自認輸了；但還很倔強的說：『我輸是輸了，當然得請你們，但是沒定那三天？我也許今年請你們一天，明年請你們一天，也許七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再請你們一天。那真是沒有……』」

「你不必支吾，」郝先生不等他說完，便搶着說：「你要不請我們，就扛你的機器麵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吵個不休，我只呆呆的在旁邊看着。結果：議定叫他明天請我們大家一頓，——也不論隆福居不隆福居，也不論三天不三天啦。——就算罷了。

陰陰的天氣，却沒有一些雨點，晌午的時候，院裏放着一張八仙桌子，桌子上滿擺着碟碟碗碗，四周圍坐着七八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你一箸，我一筷，紛紛的大划大談大嚼大咬。原來我們沒有吃隆福居去，買了幾斤豬羊肉，用章伙計的手藝，自做自吃呢！

「常先生！拿錢呀！我們還沒得吃呢！」章伙計等我們吃完，一看吃得精光，才這樣說。

「拿機器麵吃去！」郝先生沒等常先生回答，就替他想了。老章看常先生似答不答的，也不等他回答，拿了一個盆就取麵去了。

「老章手藝真不錯！比在隆福居吃還好呢！」大家

不住的誇獎老章。老章托着麵盆，意氣揚揚的，回到廚房裏飽肚子去了。只有常二先生既輸了棋，輸了東，又被人吃了些機器麵，不免心中叫苦，但是又說不出。這才叫啞子吃黃連，有說不出的苦衷啊！

昏黑的夜裏，常二先生獨自在牀上呻吟着，渾身覺着發燒，眼也花了，耳也鳴了。忽聽得南牆外有人小聲說道：「常二得了瘧疾了，我們趁這時候快去上西屋偷他的機器麵去，他還顧得來嗎……」這一來嚇得常二先生渾身發抖，要想叫人，只是年老的章伙計耳聾眼花，叫也是無益的；你說自己出去捉賊去罷？又沒有武器，恐怕吃了賊人的虧。不覺自己顫聲自語道：「我要有那支手槍，我一定把他打……！」說着昏過去了。

一張不整三角形的紙——顯見是扯下來的——上，寫着：

文警佐鑒：請急派帶槍警士二名，以防賊盜爲要！

第二天早晨，常二先生很早的起來，扯了一張紙，寫了上面的字條，急忙使老章到警察所去，來了兩個警士。郝先生也隨着進來了。只見常二先生由牀上爬起，對着警士說道：「你們今晚就在這宿罷，好保護我。」大家安慰了他一番，看他的神色倒安然一些了，大家也就出來了。郝先生出來告訴老章道：「你不如把常先生的機器麵搬到廚房去，別回頭被賊人偷去！」說着也就出去了。

松陰滿布的院中，寂無人聲，正是下午一點多鐘，大家都歇晌的時候，忽聽得呼救的聲音，發自常二先生的屋裏，只聽得他連聲喊道：

「救命啊！救命啊！……」原來常二先生剛才躺在牀上，身體發燒，燒得他口乾聲嘶，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的，在屋裏獨自忍着。猛一抬頭，覺得兩眼昏花，兩耳發鳴，天也旋了，地也轉了。聲音嘈雜，也不知是甚麼地方來的。正在莫明其妙，不知所錯的時候，忽聽隔壁的屋裏，人聲雜沓，什麼「你趁他不防備，就把他打死」啦，什麼「我不

敢」啦，什麼「你要把他打死，給你五十塊錢」啦，都送到他的耳裏。他心雖然很着急，但還忍耐得住，只得鼓着勇氣叫道：「老王——警士——你到這裏來，咱們有話商量，何必下這毒手呢！」但任他無論怎樣叫喊，總得不到一些兒回答。忽又聽那屋裏，紛紛的說道：「你把他打死了，就把手槍擱在他自己的手裏。就說他瘋了，自己打死的。」常二先生聽到這裏，再也不能忍了。以為這是死無對證，有冤無處訴啊！不覺哎呀一聲，跳了起來，大聲喊道：「救命啊！李大哥救命啊！」

毒毒的太陽，像火一般的曬着，一些兒風也沒有，一個矮的胖子，手裏拿着蠅甩子，光着脊臂，眼睛直鈎鈎的，嘴裏喊着「誰救我一百吊錢！」在園子裏來回的亂撞。這原來是常二先生聽說有人要謀害他，他怕死，就急瘋了。在屋裏喊「救命！」就彷彿命在旦夕似的。趕到老李進來，他就溜出去了。老李還以為他出去小解去呢，所以也沒有追他。他以為後邊有人追趕，急忙跑進一個園

子，剛要望南跑，一看前面已經有人攔住去路。只得拐個彎子，望西跑去，又被柴門擋住，於是拔起柴門的樁子，待要出去，又恐被人迎面攔來，只得又向北跑去。北面又是園子牆，但不很高。這時三面受敵，一面是牆，無路可逃。急的常二先生拚命的喊道：「誰要救我，一百塊錢！」但是任他怎樣喊叫，總是沒人理他。只有李二在井台上擋着，恐怕他跳井。

嘩啦一聲響，園子牆開了一個口子，牆雖是壞了，常二先生的生路却有了。用力這麼一跳，才脫了重圍。身上的土，也顧不得打掃了，臉上的汗，也顧不得擦了，丟了一隻鞋，也顧不得找了。光着腳，露着臂，手裏拿着蠅甩，嘴裏喊着「救命」，順着大街，向西跑去。跑了不遠，又彷彿有人迎上前來，只得回轉頭來又往東跑。

「常二先生瘋了，跑出來了，快瞧瞧去罷！」老田見他向東跑去，自己也不敢攔阻，只得急忙回來，報告郝先生。郝先生一聽，非常的驚訝！趕緊跑出去一瞧，已不知那

向去了。往東走了幾步，走到十字路口，望北一瞧，只見常二先生揚着蠅甩，光着脊背，赤着一隻腳，口裏喊着「救命」，正往北跑呢。

「袁伙計！把常先生攔住！」郝先生見袁伙計從北邊來，就這樣的吩咐他。剛把常二先生攔住，郝先生已經趕到了。只聽得常先生喊道：「郝先生救我……我給你打鋪保水印……我出境還不成嗎……救我呀！一百塊錢……」大家也不管他說些什麼七手八腳的把他拉回去了。

我剛由鄉下回來，聽說常二先生瘋了，不免吃了一驚。急忙問郝先生道：「他怎會瘋了呢？」他道：「簡直是痰迷。」又把瘋的前後經過，說了一遍，說的我笑起來了。呆了一會兒，我就瞧瞧常二先生去了。到他屋裏一看，只見他面色青黃，兩眼發直，橫躺在牀上。問他逃跑的事情，他只是搖頭，一些也不知道了。問他回家不，他說：「我家在那裏？離這裏多遠？」說的大家都笑起來了。忽然他抖的

站了起來，向牆上去抓刀，大家趕緊上前將他攔住。他又拿煙袋桿來刺人，也被老田給奪過去了，他這昏昏睡去。一會兒車來了，他兄弟也來了，大家才把他喚醒，攙着他

上了車，幾個人保護着他回家去了，警士們也去了，郝先生，田伙計……等也走了，只有他的機器麵，依然在那裏放着。

~~~~~完~~~~~



## 傭婦

~~~~~第三十號~~~~~

王運同是一個三十餘歲，膽大而心不細的男子。近年來買賣公債票，稍有些積蓄，在他住房的前院，另闢出幾間房子，開了一爿興大錢莊。用着一個伙計，一個徒弟，買賣後來也日見發展。

現在他可受了膽大的影響了，真是積極了。

他現在把所存的錢，全買了各種公債了，想下大網撈大魚。那知這行市，被一個有權力的人所操縱，他一個人發了一百多萬的財，把行市弄得一天低落一天，這樣再過三天兩天，就得傾家破產；也未見得能清這筆賬。他

現在的不幸，是母病妻亡人窮財盡，怎叫他不急呢，真倒霉到極點了。

一間舊式的房屋，牀上輪着一個六十上下歲的老婦人，臉上像紙一般的白，兩支枯瘦如柴的手，捧着心口，不住的咳嗽。一個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坐在沙發上嘆氣。

運同……你今……咯……咯咯咯……一句話尙未說完，連嗽不止，頓時呼吸促迫，面色紫漲，連痰帶血，全從嘴角流出。弄的被褥上面，狼藉不堪，額上的青筋崩起，

有筷子粗。

運同趕緊站起，跑到他母親的牀前，一手輕輕拍着，一壁用紙替她擦抹被褥。——康媽——康媽快拿開水來。

備婦康媽忙倒了半盃開水，慈祥和藹的，送到老太太的牀前。看着老太太咳嗽的這般劇烈，不禁疾首蹙額，憂形於色的說道：這魚肝油老爺怎還不買來呀？我看老太太這一入秋，咳嗽的更加利害了，醫生不是說叫常吃哪嗎？

運同聽了，陡然想起，面上露出慚愧憂急的樣子來道：我就叫徒弟買去，說着匆匆的出去了。

老婦人呷了兩口開水，喘息略定，翻開她兩支疲憊無神的倦眼，額角上聳起一縷一縷的皺痕，看了康媽一眼，噙出來的鼻涕眼淚，流滿了臉上。她趕緊拿了一塊舊手巾，遞給她自己擦抹。這時她上氣不接下氣的，把頭搖了兩搖道：不用買什嗎藥，白糟害錢。我這個病，左右是三

天好，兩天壞的，二十多年的肺病，那怕是活神仙，他也治不好。你看老爺這兩天，也不知為什麼這樣焦急？好像有重大心事是的……唉……這也難怪，齡官的娘纔死了幾天，我又這樣老不死不活的。買賣再有點不大順手，人生在這等環境裏討生活，那是他的快樂，那是他的幸福哇，怎不叫他憂心呢……唉……（老婦人對康媽很憂愁的說）

唉……老太太好好養病吧，不要顧慮的那們多了，老爺發急也是偶然一陣子煩悶，你老人家的病要是好了，那不就是他的快樂他的幸福嗎。

說着運同已走進來。老爺在這裏伺候一會，我得接少爺去了；快散學了。說完反步掀簾而去。

咱們的康媽，真是一個有忠心的僕人，雖然纔來了二年多，你看她伺候我的病，有多們用心哪；比自己兒女還熨貼。待齡官有多們周摯，齡官娘死的時候，她悲痛的什麼是的，看着齡官可憐。像現在的世道人心，竟有這樣

的好人，真是百個裏挑不出一個來呀。（運同的母親這樣的說）

唉……真是難得極了，他臉上表現出很感激很愧赧的樣子來說：就是咱家的柴米油鹽，自蘊貞死後，那一樣不是歸她經手哇，她不但中取利，反到非常節儉。待遇齡官，比保母還仁慈。最難得的，是伺候母親，真勤懇用心……唉，真不愧義僕二字啊。

一所高大的洋門，門上七個大字，國立第七蒙養園。門前很密的一行綠柳，一條條柔而且長的柳枝，披拂在門外的紅欄上；碧澄澄的秋水，幾點白鴨游泳；水面一叢叢的雜花秋草，如錦一般的燦爛光華；緋紅的落霞，將蔚藍的天空，染成數點胭脂色。

鐘……鐘……鐘幼稚生散學了，這時候接學生的，絡繹不絕。一羣男女兒童，歡呼雀躍的奔了出來。一個四十餘歲衣履清潔的傭婦，倚着欄杆，對着門裏張望，面上充滿着忠誠和悅的色彩。一個四五歲身穿素服的小男

孩，紅潤潤的臉兒，和粉團一般，兩個漆黑的眼珠兒，看見康媽立在檻外呆呆的望着，喊了一聲……康媽媽……飛也似的，直奔了她來。她趕忙走了幾步，張開兩臂，把他抱住……康媽媽我的小車呢？我今天來的忙，忘了給你推了來，明天接你時，我給你帶小車來，你坐上，我推着你走好不好。

哇的一聲他哭了……我不……走……我要……小車……不走……啊……啊……她百般的哄他勸他，結果是她背着他一直的走回家去。

康媽把他放在他父親同他祖母的面前，已然累的汗流浹背了。又趕緊跑入廚房，預備晚餐。晚飯後又忙着給齡官收什臥具，給老太太刷排洩桶，還有許許多多的瑣事。總之她們一家的各種事物，全賴她一人料理，自早至晚，沒有半刻閒暇。就這樣沒聽她出過一句怨言；沒見她發過一次氣腦，不但不嫌勞苦，到反安之若素。

拍拍拍……開門……拍拍……外邊怎沒人哪？李

先生那裏去啦？康媽……開門去，大約是德明買魚肝油回來啦，怎嗎這會纔回來？天都九點鐘了。（運同說的）

拍拍……通通……這裏是錢莊嗎？……開門……

康媽很驚慌的，退了回來。老爺外邊的聲音，很不對呀，大門打的震天價響，我可沒敢開門哪，恐怕有點甚麼亂子吧？

運同很鎮定的態度說：我出去看看去。

砰砰……天呀，這是什麼事？這不是鎗聲打進了院子啦嗎？……嘩啦……砰砰……撲通……唉呀六十多歲的病老太太，四五歲的小孩子，這可怎麼好？真急煞人了。我快進去看看吧，康媽一壁回旋的想着，一邊跑進裏面。

老太太鐵青着面孔，靠在牀上，渾身亂抖。

康媽……外面什麼事這樣亂呵？可嚇死我啦，齡官的爹哪？齡官睡了沒有？可別嚇着他呀。

齡官睡熟啦，你老人家別害怕，沒甚麼事，我到外邊

看看老爺去。康媽剛要掀簾，忽然闖進一個人來，衣裳撕的一條一塊的，拿着手鎗，對着老太太呼喝道……快拿洋錢來。老太太嚇的面無人色，幾乎暈了過去。

康媽趕緊站在老太太面前……躲開……快拿錢來，不然要你們的命。她是一個廢人，病了二十多年了，一個殘廢人，手裏那會存錢？你打死她也沒用，不信你來搜，說着傾箱子，倒匣子，全給他翻了一個暢快，果然沒有一塊洋錢。他氣急爆跳的衝着康媽開了一鎗，恨恨而去。

康媽急閃身，鎗彈從左肩擦過，打入牆壁中。鮮紅的血，像泉水一般，淌滿了一條左臂，她也無暇顧及痛苦，忙扯下一塊衣襟，把傷口裹住。

唉叻……略……略略略……唉……我的……兒子……孫子……不定都有命……沒命啦……略略略……唉……老太太呻吟，咳嗽不止的說：我還看的見他們活……一句話沒說完，又暈了過去。

康媽猛一擡頭，見外院窗戶通紅，慌忙跑到前面，見

與大屋中，櫃檯下橫躺一人，仔細一看，正是運同飲彈而死。衣裳破碎，血流模糊，屋中器具，東歪西倒，零亂的難以形容。保險箱大開，德明身受重傷，呻吟在地。東屋洋燈打倒，火簇飛騰，你還不逃命嗎？火起來啦。

康媽一壁嚷着，慌慌張張的，三步並作兩步跑，到齡官牀上，搶起齡官，捨命狂奔。跑到門口，已然火光四射，煙氣瀰漫了。出了門，不知把齡官放在何處是好，正在驚慌失錯的時候，恰巧遇見擺果攤的張二，趕快把齡官交給了他，他暫且把他抱回家去；沿路給報警察，他們家出了搶殺案了，兇手逃的不知去向，又起了火了，我得快救他的祖母去。她把大略情形，極簡單的報告了，他急忙反步飛奔。這時齡官嚇的連哭帶喊，她也無法兼顧了。

康媽冒煙突火，奔入老太太屋中。她正扒在牀上。叫康媽……康媽……來個人呵……怎麼這樣亮啊？可嚇死我啦。康媽一步搶到牀前，老太太快跟我走吧。哀呀……我那裏走的了哇，我背着你老人家，您快着點吧，火都

快燒進來啦——哀呦……讓我……死在……這裏，你快跟他們爺倆個逃……命……去……吧……我真扎掙不起，呀……咯咯……咯咯……康媽萬分焦急的，說老太太別嚕囉啦，上前揭開她的被窩，背起她就往外竄。老太太閉上眼啊，哀呀……咯咯咯……哀呀……你慢着點呀……這時外面風聲，火聲，警笛聲，慘呼聲，房屋塌倒聲，器物破碎聲，鬧成一片。

康媽背着老太太死命奔逃，竄過濃煙烈火，微幸全沒燒傷。街上救火的車，橫三豎四，地下泥水精滑難行，連扒帶走的，好容易拐過一條街巷。喊了兩部洋車，把老太太安置在車上，直奔張二的家裏來；進門把老太太放在他們的炕上。劈頭就受了張二妻的一個白眼相加，陡然想起腰中不名一錢，兩個車錢，免不得向人家去借。隨氣喘呼呼的說：張二嫂，請你借給我二十枚銅元。張二的妻瞪了她一眼說：我借給你，你有日子還嗎？自然有錢加倍償還。得啦，你們家都燒的片瓦無存了，我勸你少說這一

句大話吧。燒的片瓦無存，也不是我們家，人類全有互助的義務，何況人家遭了這樣的大難，我看那坐視不顧的人，也太無心肝了。她們家倘有一家親眷，也絕不敢攪擾府上。我們主僕，死命的逃出來，急且沒有個安身地方，所以纔投奔了您這個大仁大義的張府上來。

什麼——什麼車錢我已付過了，這都不要緊的事，這也是我的主顧，成年價常照顧我，這都不要緊的，還是看看老太太去吧，老年人禁不起驚恐，齡官這會睡熟了，剛纔哭的很利害的。（張二這樣的說）——哼——張二妻鼻子裏發出一口氣來，很輕慢的說，主顧——以後照顧你的，只怕還要多呢，張二看了她一眼，一同走到老太太的牀前。

她的眼睛也不睜了，口裏的白沫直往上冒，渾身冰冷，呼吸已微。張二妻觀此現象，直氣的跳了起來，人家裏好好的，平空的弄了這樣一個半死的老太太來，這要是死的我們家可不行；真是倒霉倒到家了。

康媽也憐了手脚，不知怎樣是好，這近處可有醫生嗎？求你們給照料一下，我去去就來。張二妻一把拉住她道：你可是要請醫生嗎？我請問這醫金打那裏所出？那可不是三兩吊錢的事呀；難道又打算和我們借嗎？據我看官醫院就在不遠，你把她背到那裏去，凡事全方便，吃飯住房，全不要錢，豈不正對你們的事，趁着天還不晚，遲了醫院一關門，——哼——那可就要對不起了，——你們只好在街上過夜吧，——趕快走吧，張二的妻極嚴冷的面孔，大聲的喝着。——可以——很好——就請張先生辛苦一盪，給指引指引道路吧。張二慨然應諾。你別空着手引道，這裏還有一個小的哪，作人情作到底，你給她們帶了去。我爽得再告訴你一句痛快話，那兩吊車錢，你們也不用記着要還了，我送了。（張二妻這樣說着）難得張太太這般慷慨好義，我們主僕多謝大恩了。（康媽聽了又氣又憤的說着）

主僕三人，被伊趕了出來，投在官醫院中一間極小

的病室裏，她的呼吸稍大了一些，神志仍是昏昏朦朦的。醫生說病久了的衰殘身體，卒然受了劇烈的驚恐，生命是沒有希望的了。

好容易眼巴巴的天亮了，她把老太太和齡官交給了看護，一個人跑回來，探看她主人被燒的房屋。見一片焦土，舉目荒涼，舊宅遺址，僅存者一堆瓦礫而已。還有二三個救火車，恐餘火復燃，不住的用水澆灌。她正在唏噓憑弔的當兒，李先生迎面走來——李先生你昨天那裏去了？您一天沒在櫃上，會變成這樣的慘象，老爺和德明已葬身火阱了。老太太現在醫院中，生死未卜，小少爺也嚇的僅哭僅嚷。在醫院中，也不是久居之地，李先生快想法子吧。（康媽刺刺不休的說着）

李先生顯出很不耐的神情來說：……唉……我早都聽說了，昨天我想櫃上沒甚麼事，家去一盪，就會出了這大的亂子，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忽然跳起來說——唉呀——我抽屜中放着五十元的一張鈔票，不知是被搶

了，是被燒了？（李先生急的滿頭大汗的說）唉……人家遭了這一步大難，險些兒全家喪命，咱們受點些須損失，那也不算什麼了，還請李先生趕緊設法辦理善後吧。——些須損失啊？——五十元哪，——李先生大聲嚷着說——辦理善後，不名一錢，我拿什麼辦理呀——況且運同的屍身，也無法尋找啦，唉……真是悔氣。說畢悻悻而去。

她瞧着他的背影，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人心奸險，世態炎涼，天底下怎麼僅是這一類的人哪？我看李先生這個人，也是不能希望的了？她一邊想着，一邊回到醫院。

老太太經了這次痛創，早一命嗚呼，追隨兒子去了。由院中發給棺木，她悲哀不勝的，把她草草的葬埋了。

現在就剩她和他主僕兩人了；她們經過這一番患難，彼此更加親愛憐惜了。康媽從前也曾入過兩年學校，後來青年守寡，家業凋零，孑然一身，無計謀生，不得已纔

到王家充當僕役。此番兇險既過，她待她的小主人，更非常的愛護了。名義上雖是主僕，實際上比母子還親，慨然以扶助他成人爲己任。這也是齡官命中的一个福星，倘若無她，又有誰來替他擔任教養之責呢？——雖然——但是現在的衣食，將來的學費，又拿甚麼來供給他呢？這又未免頗費躊躇了。

她們的幸運到了，兩三天後，她由一個看護，把她介紹在一家姓黃的家裏傭工。人家已知道她經歷的這一段危險的事，實很佩服她的勇敢和忠義，允許了她的條件的特別的要求，就是她帶同她的他（小主人）上工。

極大的一所庭院中，欄杆上坐着一個中年婦人，手裏拉着一個穿素的小孩，旁邊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傭婦。你幾歲了？五歲，你叫什麼呀？齡官，問到你家裏有什麼人哪？他一對烏黑的小眼珠，盈盈欲涕的說：沒有人了。黃夫人看他乖覺玲巧的樣子，着實可愛可憐。說：我認你作義子，你喊我叫乾娘，你可願意嗎？齡官忙說願意，不但齡

官願意，康媽此時比他更加願意。喜其托身得所，自己的擔負既輕，齡官的幸福未量，真是意外飛來的歡喜；不禁喜極涕零。立刻叫齡官磕了頭。黃夫人把她一男一女兩個小孩全叫出來見過，男孩六歲，名叫偉仁。女孩與齡官同年，小齡官五個月，叫質清。這是哥哥，這是妹妹，你們相親相愛，你乾爹回來也必歡喜。（黃夫人這樣給他們介紹着）

娘啊，我們認識他，妹妹你瞧這不是咱們同學的王齡官嗎？呵，我們在學校常在一處遊戲。三個小孩，嘻嘻笑笑，手拉手跑到草地，又作他們校中的遊戲去了。（他們的母親對着康媽只管笑着）

黃太太因器重康媽的爲人，把孩子全交給她，甚覺放心。每日上學，全歸她一人接送。

大街上一個老婆婆，帶着三個小孩，推着一輛小洋車，車上坐着一個，地下走着兩個，這是她們必由之路，一天准走兩盞的。

這就是那個捨身救主的康媽媽，又接學生來啦，——啊——真是可敬呵，——街上時常有人這般說着，她也不作理會的，仍是照舊的走着。

光陰如飛一般的快，眨眨眼已是二十年了。齡官自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直到留美回國，得了博士頭銜，完全是受了他義父的培植和造就。他義父要不是受了康媽的忠義之氣所衝動，也未必造成了這楚楚的人材。

齡官和質清結婚，又過了五六年了，小齡官今年也五歲了。

這是初秋的天氣，庭前栽着許多花草，兩個少年夫婦，在院中閒話，地下一個五歲的小男孩，跳來跳去，在花

間玩耍。

唉……現在咱們享家庭的幸福，真是再快樂也沒有了。回想我像小齡那們大的那年，家裏遭了那樣慘劫，祖母和父親，全死於非命，要不是康媽媽，那有今日……齡官說着不禁悽然。

一個白髮龍鍾，偃偻曲背的老太婆，從門外走來，纔踏上臺階，小齡一眼看見飛也似的奔了她去。——康姥姥——我坐小車。不准再累康姥姥了；她推不動小車了。

（小齡的母親說的）

她口都笑的合不攏來，忙伸兩臂，把他抱着說：推不動，我也要推他走一邊。

~~~~~完~~~~~

# 簡明照相法

(分五册一)

是書講論軟片及乾片  
之沖晒法及顯影法晒  
像法等學者依書試演  
必有成效可觀

商務印書館發行

袖(308)

潤膚美顏  
功效無過於  
奧林杏華水  
洗沐後用之尤宜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售出者均齊藥大各

## 最新增訂

# 西湖遊覽指南

袖珍本每册定價三角五分

西湖為吾國第一名勝、惟山水繁複、無人指導、易入迷津、本館特編是書、舉凡各處名勝之距離、遊覽之途徑、無不詳載、並將食宿交通一切應曉之事、以及蘇浙舟車價目章程、悉為登錄、且附西湖全圖及各景插圖數十幅、凡遊玩費用時刻、亦均一一說明、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地(658)

# 暮景

俞幕古



大凡上了年紀的人。自有一副頹唐景像。背脊彎曲了。氣力薄弱了。精神痿疲了。暑天未曾到。已是熱得非常煩躁。寒天還沒來。已是凍得徧體麻木。聽力失聰了。發聲低微了。目光模糊了。人家提高嗓子和他講話。重復好幾遍。他還沒有完全清楚。他對人家講話。人家還沒領悟。他已說的氣喘喘上氣不接下氣。拿了件東西。傍近眼睛瞧的兩目昏花。還沒有把東西看的仔細。站在風口。要被風刮倒。走在路上。要東歪西歎。一個大意。就要發生疾病。不但做子孫的嫌惡而厭憎他。他自己也怨着活的無味。盼望死神早些惠臨。再不願活受罪了。然而他們在壯年時代。誰不希望延長壽命。永遠活在世上。及至達了他的目的。又感想到「人老珠黃不值錢」的這句痛語來。

秦介民五十多歲的人了。兩個兒子都已成親。這兩個兒子。雖不及王香溫被。孟宗哭竹般孝。而在現在時候。可是數一數二的孝子了。自從成親之後。尤其添了兩房媳婦。服侍介民。體貼週至。兩個兒子。也益發孝的無微不至。所以介民無論遇到怎樣憤懣的事。一見了兩房子媳。頃刻心花怒放。憂腸頓釋。人家祝頌他多福多壽。他竟當之無愧。

介民六十歲那年。兩房兒子替他做過壽誕。小兒子對他哥哥說。「父親年紀不小。雖只身體精神。似還不錯。但是總不如往昔的康健了。以六十歲的老父。而還勞他主持家政。

我們做兒子的。難道忍心的嗎。不如請他放手下來。除却煩惱。休養餘年。也可使我們安心一些。」大兒子道。「我亦早已有心了。只是父親喜歡主持家政。故而我未曾提議。既然兩相同意。我們就請命去吧。」於是兄弟兩個。同到介民面前說。「父親。你已六十歲了。精神身體。果然康健。但是還要六十歲的老父。操勞家政。我們做兒子的。委實不忍。所以請你交給我們管理。你可稍息仔肩。並非我們嫌你把持。故意搶奪。這是求你原諒的。」介民暗忖我

兩房子媳。處處待我週到。還有什麼憂疑。樂得順水推舟。交卸下去。何苦再找麻煩呢。便含笑說。「我本閒着沒事。助理這一點家務。有甚煩勞。你們也可絕了內顧之憂。因此我尚未交代你們。你們既然這樣說着。我也未便再管下去。不過你們混合管理一家門戶。雖然你們極盡友愛。總究不是道理。我索興將全數家產。替你們對半分派。各自爲政。亦可使我放心一點。」當時兄弟兩個聽了這話。深中心坎。大兒子假惺惺的說道。「父親不願我們混合

爲一。我們似覺太沒義氣了。但大人之命。我們又不敢不從。至於大人的飲食。應由我來供奉。」小兒子搶着道。「該由我來供奉的。」介民欣喜說。「你們孝意。我已深知。何必爭吵。每房平均擔負。五天一輪流。豈不公允。」於是把所有家產。儘數分給兒子。

介民暗喜我的暮景。真可不錯。有了這兩房賢慧而孝道的子媳。還有什麼不如意事。今天卸脫家務。開始到大房裏輪食。必然爲了我備着豐盛而我愛喫的菜肴哩。果然他到了大房。兒子媳婦。端上飯菜。雖不十分豐富。却都是他愛喫的。輪到二房裏。也和大房差不多。不過起先二天。他的子媳待他。猶覺親熱。後來三四天。似乎淡漠些。就是菜肴也不如先前一二天了。介民還不覺意。第二次輪流。兩房裏並不爲他備愛喫的菜。便是待遇上。尤其冷淡了。此時介民免不掉懷疑起來。但想下次總不至於再苛刻的了。誰知第三次連葷腥都不備一些。第四次要介民自己去盛飯端菜了。接着飯也不燒。祇有粥供給給他。以後

甚至素菜不願供給。只備些稀薄粥湯。倘然介民出了門。回來超越進餐的時間。連粥湯不能到口。就是平常進食。似乎白喫兒子般。兒子媳婦總是扮着鬼臉。瞧得介民難受。那時介民好不憤怒。發了幾句牢騷。他兩位兒子却冷冷地答道。「你傳下的家產。菲薄得很。教我們怎能迎合你的心。請你原諒些吧。」介民氣的說不出話來。竟病倒了。

他病在床上。要茶不能。要水不得。任你喊破喉嚨。兩房子媳。裝做沒有聽見一般。不去應他。不過在進餐時間。送上一杯粥湯。已是萬分屈惜。介民歎着氣想。我主持家政時候。他們奉迎我惟恐不週。極盡孝道。等到分門立戶。家產掌握到他們手中。棄我如陌路。我誠恐家產支配了他們。便要忘掉我是他們的父親。所以納住不交下去。可算我有主意了。我今年被他們哄騙得死心蹋地。以爲他們出於真心誠意的孝思。很安心托膽的把全數家產授給了他們。不料他們的孝意。完全是一副假面具。孝在家產面

上罷了。唉。早知如此。何必要掙假面具的兒子。誰信我以前的日子。快樂過渡了。到這暮景。反要受假面具的兒子愚弄。喫老來的苦楚。我若不給他們一個永遠不忘記的教訓。怎能平我胸中怨氣。度我愉快的暮景。而使普天下假面具的人子猛省呢。

一天晚上。介民的大兒子在介民房前經過。忽然聽見他父親搖着東西的聲音。接着說道。「唉。任他們怎樣違逆我。我有這些老來本。真是有恃無恐的了。不過除去養老之資。有餘不少。怎生處置呢。倘然他們誰肯孝我。就給誰。何必把肥水落在外人田裏。只是他們都不當我爺看待。唉。」說罷。又把東西搖了幾搖。這種十分動聽而有利益的聲音。兜進了大兒子的耳朵。登時心田裏跳舞起來。急急和他妻子斟酌去了。

小媳婦端着半碗不堪入口的薄粥。剛巧走到介民的房門口。要想跨進去。忽聽他公公搖着一件東西。接着說道。「唉。可惜呀。假如那房子媳。好好待我。我把這寶貝傳給



那房。可惜他們都逆待我。我又何必替兒孫作馬牛呢？」小媳婦福心靈巧。胸懷別別亂跳。疾忙轉身。回到竈屋。燒了兩碗香粳粥。又喊他丈夫去買南腿肉。北京彩蛋。他丈夫沒有知道這回事。便問道。「我們晚餐既畢。又沒客來。買來何用。」他道。「請你老父喫的。」他丈夫很詫異着說。「還怕他早些死了不好。又要去優待他嗎？」他道。「你趕快去買了來。我再告訴你。」丈夫便去買了腿肉彩蛋。他裝好碟子。盛在盤中。他丈夫焦躁得不耐煩。急於要知道這回事。而他却不則一聲。很匆促的捧到介民床前。笑逐顏開。柔聲怡氣的親親熱熱叫聲公公。「今天可爽快些麼。我備了一碟彩蛋。一碟腿肉。公公倘然不中喫。想喫甚麼。儘管說給我聽。我即刻去買。你有了年紀的老人家。喫的一層。格外要講究。也是保養身體的一法。做子媳的。決不在老人家面上吝惜的。」介民偷瞧了他一眼道。「這兩件東西。我都愛喫的。只是勞你心力了。」小媳婦受寵若驚的又去舀了一盆面水。泡了一壺香茗。送給介民。其

時大兒子也奉上一瓶白蘭地。一罐雞鬆。一匣蛋糕。很懇摯的叫聲父親。「這幾件你愛喫的東西。隨便喫些。以後你想要什麼。你儘管說。我馬上買來。不要爲了耗費錢的關係。瞞着不說。倒使做兒子的。心上不安。」這種禮貌殷勤的狀態。在沒有分房析產以前。介民也從未瞧見過。這夜大兒子和小媳婦。直候到介民安睡停妥。方才各自歸房。兩對夫婦。各各訴說今天待遇介民的事。商量盡力供奉的方法。

介民原沒有甚大病。不過他的計劃行使之後。見有奇效。心上更其難受。且又感想到「人老珠黃不值錢」的那句話。便擎起他枕邊一只長方小木匣。拍着說。「寶匣呀。寶匣呀。我現在得到愉快的暮景。不受子媳的氣惱。全虧你這只寶匣。他們假面具的孝我。實則真心孝你。我多活一天。便多見我假面具的兒子一天。不過多增我的心痛罷了。」介民這樣一盤算。病就慢慢兒加重了。但兩房子媳的待他。也日見進步。始終勿渝。幾乎時時刻刻盤旋在

他房內。介民有時瞟着兒媳。總見兒媳們目不轉睛的注視他枕邊那只寶匣。他觸動悲腸。禁不住兩淚交流。只是他又感激寶匣。具有逗引我假面具兒子孝敬的魔力。我才能得到不愉快中之愉快的暮景。

存心活着一無趣味的秦介民。雖有假面具的兒子。曲意奉迎。而畢竟屈服在心理作用的勢力以內。病竟一天重似一天。死神已追隨着他。祇要介民的人事一完。就可以伸張兩臂。懷抱他趕上歸宿的途徑。這一天。大概他自己也知道去死不遠。命他大兒子去請金律師來辦遺囑。金律師到後。他擎起寶匣。指着兩房兒子說。「這匣裏的東西。價值很爲巨大。我死之後。在百日內須行舉葬。葬後方可開啟這匣。對半均分。」又向律師說。「煩你做個見證。在我遺囑上鈐個印。至於你的酬勞。在未開啓寶匣以前一小時內。先向我兩個兒子分擔交出。我現在當衆封好寶匣。你們驗一驗。存放律師處。」當時兩房兒子。都驗過了匣上封皮。金律師在遺囑上蓋了章。帶着寶匣而去。律

師去的不久。介民一陣喘咳。伸伸腿兒。與世長逝。兩房兒媳。皇天爺娘。亂哭了一回。預備入殮。壽衣壽板。都看了上等的。雇了高僧德道。唸了七七四十九日對談經。超度人民魂靈。到了百日營葬。仗儀非常隆盛。引得看出喪的人山人海。個個看的羨慕介民好福氣。不知幾身修到的。有這樣好兒子。不知我的兒子。將來可也像介民的兩房兒子孝道呢。可惜介民其時直挺挺的躺在四面不通風的棺材裏。沒有聽到。如果聽見了。他定要跳出來。闢去他們羨慕的話。「請你們少眼熱點吧。不要受假面具的兒子愚弄就夠了。」

百日已過。介民的一生。已了結了。他兩房兒子。天天繫念的那只寶匣。等得異常焦急了。帶了現金。去訪金律師。金律師先在文案箱裏檢出遺囑。問他們要繳清律師費。介民的兩個兒子問。「應需多少。」律師說。「本來我應得寶匣裏價值十成之二。但我也願斤斤計量。你們各出了三百塊錢罷。」兄弟兩個很爽快的照數交付律師。律

師然後取出寶匣。請他兄弟兩個驗過無誤。撕去封皮。打開一看。匣裏却安放着兩顆鐵鍊的人心模型。兄弟兩個不禁大愕。露出一種從未有過的失望的神情。金律師也怔了一怔。顛巍巍取出鐵鍊的人心模型。分派二人。又見那匣子底上。還疊着一張字紙。律師打開念道。

「兩顆黑漆漆地鐵鍊的人心模型，

便是我兩個假面具兒子的兩顆心印：

也許是世上假面具人子的心的真證！

.....

六十歲以前的我，

兩房假面具的兒子都很奉敬我：

其實呢，家產由我掌握着，

他們不過把假面具來餌誘我。

.....

六十歲以後的我，

遭了我兩房假面具的兒子愚弄，朝朝受罪：

那時呢，家產已交付了他們掌握着，

他們於是忘掉我是他們的父親而厭棄我。

.....

唉！假面具的兒子心像，

和這兩顆黑漆漆地鐵鍊的人心模型，

有甚兩樣？

.....

我是不甘受那兒子的老來苦刑，

不得不求不愉快中之愉快的暮景。

處心積慮，

造成了這兩顆黑漆漆地鐵鍊的人心模型。

.....

這兩顆黑漆漆地鐵鍊的人心模型，

竟能起復我兩個假面具兒子的狠心的奉敬。

更使我對於兒子膽裂心驚！

更使我急急的依附死神！

但是，沒有賜他們一個永遠不忘記的教訓，

怎能安慰我的靈魂！

我又怎能得到不愉快中之愉快的暮景。」

金律師念罷。兄弟兩個你瞧着我，我望着你，兩頰漲得血也似的紅。律師也苦笑着臉，呆呆地釘着他們兄弟兩個。

(完)

## 讀「嫁後的悲哀」後

嫁後的悲哀。只有嫁後的女子曉得。也只有懦弱的女子嫁後能曉得。不幸而為懦弱的女子。一生終休想逃過嫁後的悲哀這重難關。除非是守獨身生活。但是做爹娘的。那裏肯允許親生女兒做獨身人呢。正想物色人才。覓個乘龍快婿。臉上好增些光彩。唉！何嘗想到女兒嫁後的生活呢。何其寬先生做的嫁後的悲哀一篇。彷彿替我懦弱的女子寫傳。篇末道：「蒼天呀蒼天。我受的痛苦。够而又够了。請你加憐。快快領我到長眠的永久安樂的墳墓裏。讓我脫離這人間地獄一切的煩悶悲痛罷。」唉！我現在正有這幾句哀求呢。不知蒼天肯加憐不。唉！世界上和我一樣懦弱的女子。嫁後和我一樣處這種地位。欲生不得。欲死不得的。真不知有多少哩。唉！

懦弱的嫁後女子

一月三十日常熟

精 印  
美 術 明 信 片

本館用珂羅版及  
三色版精印各種  
人物風景及各地  
名勝製成各種美  
術明信片可供玩  
賞可作贈品種類  
極多可任意選購

每張定價三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奧林美顏水  
可使肌膚  
柔嫩姿顏  
潔白光潤  
可愛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  
路五號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總(301)

遣 愁 集

八册 一元二角

清初張貴勝輯。內分五十一門。蒐幽錄異。雋永風流。無聊中閱之。可以消遣。沉憂中閱之。可以遣愁。為裨海中之奇書也。

香 祖 筆 記

一册 定價二角

王漁洋為一代詩家正宗。出其緒餘。撰為筆記。此香祖筆記乃諸種之一。宋牧仲稱其師法古與會佳。非他種筆記可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總(681)

# 挪威略說

寒香

挪威是地球上最平民主義的國家之一。國中百年以前，已把貴族的尊號，一概廢去。所遺留的，是小地主制度，就是田地業主。這種小田地上的人民，生活簡單，進款不多，不足以供給他們分外需要，祇能餬口罷了。他們稟性謙和，善於款待賓客，並不像別地的人對於游客常顯出傲慢卑鄙的態度。

國中最大的實業是漁業，木料和農業。各種原動力大都利用天然的水力。（挪威地處海濱，多水峽，使用水力至便。）因為水力價賤，供給又無盡日，牠的利益，幾與電力處同等地位。

挪威人世代慣於海濱生活，性格很強悍。他們在北

海面上有極大的經營；漁業的中心點，在北極圈裏防埃斯蘭近北的羅佛敦羣島。這地的船隻，彷彿天空的亮星，

挪威童子活潑之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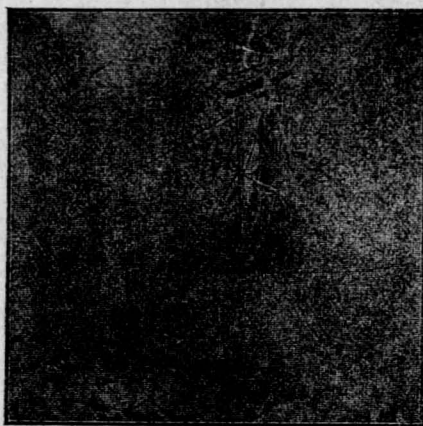
沒有人能作一準確的計算。此外則會集於南方斯達完格，和豪其巽德兩處。各地鮭魚的出產很豐富，餘如鯨，獺，



他們也組織着很大的艦隊，四出搜獵。自北海以及西比利亞海岸，永遠可以聽見他們這樣壯偉的生活。

全國面積五分之一為森林，大半在南部格倫門河

### 圖之魚鮭網方地謨和爾波



本。品產出宗大的方地謨和爾波是。豚河是就魚鮭。活生為魚鮭網以專人有以所。命如之嗜不無人地

流域裏。出產有松樹，樅樹，樺樹，和赤楊等。這種森林，多半能結有漿的果實，地上有時竟為野果和草莓等所密鋪。其餘如黑莓，池紅莓，越橘，苔蘚中之果莓，果園中之懲鈎

子等，都可以找得到。住有人口地方的森林裏，則有麋，熊，大野貓，紅鹿，和狼之類。

國中以農業為生活者，占人只百分之四十。南方多

### 屋老年百之山爾達令哈



產小麥，北方則大麥，黑麥，燕麥。他種穀類，大半自外輸入。全地可耕植者很少，而且可耕的地方，多數是近山麓，離開草原很遠。所以一到冬令，牛羣在平地上喫草，春天才

調往山麓附近去。牛羣趕到山谷裏去的一夏天，牧女或牧婦，同牠們一塊兒住在一所獨間的板房裏。

這種獨間板房，叫做 (Bodalen)。這 Bodalen 制度，是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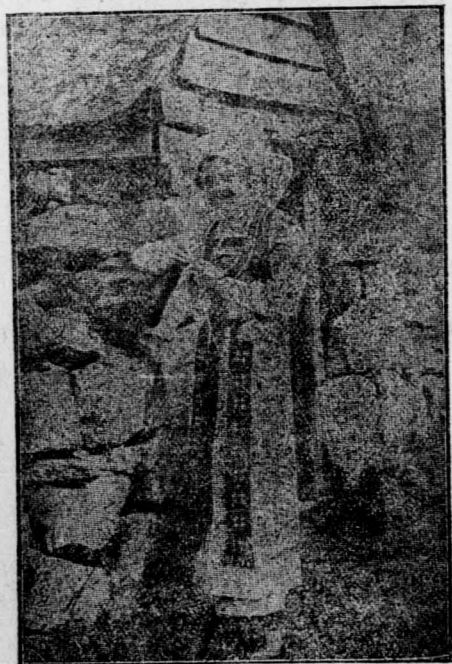
威人鄉村生活中之最含有風味和特性者。她們終日在那裏擠牛乳，做牛酪，以及牛油等工作。勞動中婦女也占着很大的位置。亞麻似的頭髮，玫瑰一般面龐的女孩，都很快樂地做勞動的工作，毫無寂寞孤獨的表示。她們在聖日休息的當兒，穿着閃光俏色的村服，大家聚集攏來，快樂她們的日子；即就結婚儀禮，亦有在這個當兒舉行的。

極北過去，芬馬克省海岸，爲北極海

裏的冰水所衝激的地方，另外找得到一種民族，就是拉普人和芬蘭人。他們是歐洲蠻族中的競存者。

拉普人多半爲未曾進化，原人時代的民族。他們所

有之文化，猶是未有歷史以前之文化。過單調的生活，住泥屋，役馴鹿。他們專門的事業有漁業，打獵；出產則以馴鹿爲大宗。直到近年來，才有人注意他們。大家都說他們



哈當地方婦女戴著頭。哈當地方婦女戴著頭。見罕所處他飾裝樣這。帽紗風

是邪教徒，而且爲四鄰列強所妒嫉，所驚畏。他們能用隱身法，遊來遊去；又能賣技，喚風呼雨，使風靜浪平，或使海若狂吼。航海的人，都怕他們。現在國中，他們大約占二萬

之數，都受政府之保護。

挪威的國都叫克立斯坦尼亞，乃近代式之城市。這座都城，很為

尼洛峽為山後之大割裂，



海洋水流衝激而過。

世人所注目。牠是一所美術的搜藏室，北歐古董的蒼萃之所。秀麗的風景，也隨處都能見得到。卑爾根近港口的鮮魚市，就可表示他們生

克立斯坦尼亞城街上沿

途收集選舉票之情狀



挪威之有婦女選舉，較旁的國家為早。婦女可以做議員，又可以做治政家。

活的一斑。

脫倫典雖則不是現代式的城市，可是在幾點上，着實可以注意：牠是繁盛富庶城市之一；以前牠是挪威國

### 北歐童子冬令所穿之服式



的中心點。城口教市孤峙，牠從諾爾曼時代，一直至今，好算是北歐基督教最古最古的遺跡了。

挪威有一件最足使人駭異的風俗，莫過於墨守混

雜洗澡的古法了。蒸氣浴是為北歐人民所最愉快而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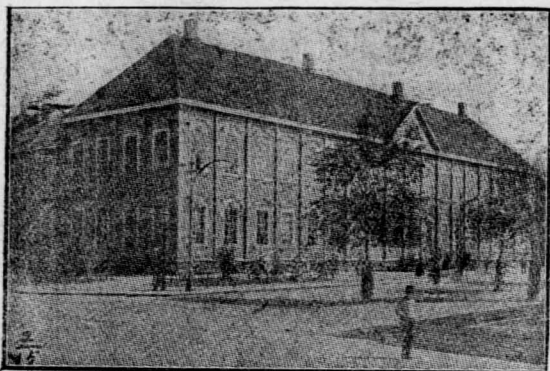
不經濟的生活之一。家家都另外起一間板房，當做浴室。

### 卑爾根地方之市場



去，石條上便蒸出氣來，瀰漫在屋子裏。屋中的溫度，也隨之而增強，赤身人在這蒸氣中，不多時身上便汗流如注了。每星期六晚上，家中無論大大小小，老老幼幼，男男女女

## 造蓋料木以全完宮皇之典倫脫



女，有時賓客隣伴，亦在其內，攢聚於室中，不穿一絲一縷；用樺枝兒大家互相笞打，使汗出得迅速；再互相用木桶盛着冷水，澆淋身上，以回復原狀，不致因氣悶而昏暈過去。但在冬令，他們又不如如此：周身血紅，熟蝦似的皮膚，從浴室裏跑出來，到雪堆裏去打滾，此後才穿上新鮮衣服，待等下星期再洗澡。

挪威在歐洲的地位，在他們以往的歷史上觀察，可以一目了然。但近百數十年來，挪威人政治和藝術的發展，影響歐洲不小。他們好算是政治實驗的先鋒隊：如施行酒稅公賣，及婦女選舉制度等。在藝術上他們曾經有極大的供獻：如挪威畫家以印象派相尚；易卜生之思想等。真可說前未見古人，彷彿一所荒草園中，開了一朵從未見過的鮮花。

(完)



# 常識改造電池

古田

裝電鈴等用的乾電瓶，用至日久則電力微弱，不堪應用，常人每棄之，易以新者。余用以下兩法，輒可再用，成績頗佳，幸閱者勿哂爲怪。

(一) 電力已盡的乾電瓶，剝去外面的紙殼，鑽十數個小孔在鋅筒上。用一個面盆盛飽和鹽水（將食鹽溶在水中，溶至不能再溶），將乾電池立在鹽水裏浸，約二三個鐘點，取出揩去鹽水的餘滴，仍原套好紙殼。這樣還可以再用至二三個星期，以後不能再用了。（如有數個電瓶同浸，須各個離開，不可緊靠。）

(二) 命鐵皮匠做一個鋅片有底的圓筒，比平常電池畧大些。取電力已盡的乾電瓶，剝去紙殼，並挖起頂端黑色的土瀝青（留着仍有用處）把牠套在新製的鋅筒裏面。用鹽化亞摩尼亞的濃溶液九份和甘油一份，注滿。再將舊電池裏挖出的土瀝青，放在銅杓裏，在爐火上烘溶，倒在頂端，把新製的鋅筒和舊筒封在一起，在土瀝青上要穿一個洞，以便筒內的藥，得着養氣。照這法做的電池，手續很省，用價又廉，效用和買來的無異。平均每個改造的電池，價在二角左右。

鹽化亞摩尼亞 (ammonia chloride)，一名綠化銨，又名礪砂，形狀如食鹽，易溶於水。甘油 (glycerine) 俗名洋蜜，爲油狀透明液體。二者西藥房均售之。



預 定 十 四 年 的

# 教 育 雜 誌

的 三 大 利 益

◀ 每 冊 一 角 五 分 ▶ 每 年 一 元 五 角 ▶

## (一) 贈送「教育叢書」優待券

教育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九年，到今年已經十七年了。現在將前十六卷中的名著彙編成冊，做叢書的體裁，分爲三十類，計一百冊，定價八元五角。在六月底先出四十冊，十二月底出齊。並發行甲乙種優待券：凡預定教育雜誌全年者送甲種券，購買叢書，祇收五元；半年者送乙種券，購買叢書，祇收六元。

## (二) 本誌各種專號不另加費

本誌預定一月發行「職業教育專號」，六月發行「中等教育專號」，九月發行「兒童心理專號」，均較平時增多篇幅。凡預定本誌全年者，專號概不加價。

## (三) 學校訂購一律半價

凡公私各學校填就本社之學校調查表，(此表函索即寄)定閱本誌一年者，得半價優待。惟須將該表及報費郵費合郵票九角九分逕寄本社。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筆

嚴美孫

文澤生擡起頭來。向壁間的日曆一瞧。他暗自喫了一驚。兀自的默付道。光陰過得真快。怎麼眼睛一霎。又要過那撈什子的新年了。今年這一年中。我的命運不濟。一家大小。生過幾場大病。家中又被竊兩次。因此負下的債務。全靠在一枝羊毫筆上清償。可是近來賣文的生活。很是清苦。上個月一個月中。只賺進十幾塊錢。連得付房錢還不夠咧。轉瞬便到年關。赤手空拳。分文無着。這便如何是好啊。文澤生想到這裏。眉頭緊緊的皺着。踱到他的寫字樓的旁邊。呆呆的立着。兩道萎靡不振的眼光。射到他那只破壞的寫字檯上。只見他那只寫字檯上的書籍。堆得凌

亂無序。彷彿成了小邱一樣。他已有兩天不坐在這張檯上。檯面上的灰塵。積得很厚。硯臺的旁邊。剩有兩隻生梨。却被鼠子嚙了兩個大洞。生梨的旁邊。又有一枝禿頭的羊毫筆。這枝羊毫筆。是沒有筆套的。筆桿的上端。印出兩圈深黃的顏色。分明是他閱世已深的一種成績。文澤生見了這管禿筆。他的神經一激。心下想道。這管破筆。雖是已經禿頭。我却拿他當做一個好友。因為我是一個筆耕糊口的窮漢。住往明天沒有錢買米。要向親友們借錢。借不到手。只好借助於這枝禿筆。絞些腦汁。勉強寫些出來。居然把明天的難關度過了。因此我拿這一枝禿筆。當做

我生平唯一的知己。一年以來，我靠着他掙回來的錢。雖是無多。總算能夠勉強敷衍。如果沒有這筆進款。不知怎樣過去呢。他這時的思潮紛湧。神經有些錯亂。無意中再向案頭一瞧。彷彿看見那枝羊毫筆的筆尖上。幻出兩塊洋錢。洋錢的上面。又放出萬道光芒。愈逼愈近。幾乎連得眼睛都睜不開來。文澤生定住了神。仔細向筆尖上一瞧。那裏有什麼洋錢。靠着筆尖的一旁。不過還是兩個被鼠子嚼過的生梨罷了。文澤生想了一想。禁不住又歎了口氣。這時覺得腹中有些飢餓了。便回過頭來。問他妻子道。時候不早。爲什麼還不預備晚飯呢。他妻子這時也呆呆的立着。聽了他的問話。當時很詫異的答道。怎麼。今天竈下的柴米。早已沒有了。我今天已和你說過了幾遍。你怎麼還沒有曉得呢。文澤生又歎了口氣道。今天就餓一頓罷。

年關到了。文家的那間狹小的客堂裏。却坐滿了債戶。米店裏柴店裏。都派來收賬員。還有收房錢的。收捐錢的。聲

勢洶洶。大家都擺出一副討債的面孔。文澤生跳出身來。說了許多搖尾乞憐的苦話。口口聲聲。請大家原諒。那些債主的臉上。都現出鐵青的顏色。人人都冷笑道。你要我們原諒。你的欠款。還是上年的賬目。直到如今。還未償清。我們已經原諒你到如此地步。再要原諒的話。我們只好不要你還錢了。文澤生看各人的臉色。很是難看。好不容易。說得舌敝唇焦。儼除夕這一天沒法歸債。大家都不相信。文澤生只好走到寫字檯邊。提起秃筆。寫了幾張筆據。總算那兩張筆據。落到大家的手裏。大家才一閃而散。距除夕差不多只有五天了。這五天當中。文澤生把全副精神。灌注在那枝秃筆上。只見他曲着背。彎着腰。伏在書案上。只管絞盡腦汁。手不停揮。連得睡覺的工夫都沒有。夜間他開足了夜工。一天寫到晚。一晚寫到天亮。難得有些疲倦。伏在案頭上。合了一合眼皮。不到幾分鐘的工夫。他自己驚醒過來。自己埋怨自己道。我怎會這樣糊塗。居然打起盹來。除夕差不多到了。那有我打盹的工夫呢。他

想到這裏。又引起他的全副精神。只管一行一行的寫將下去。他的文思敏捷。振筆如風。一個鐘頭。能够寫兩千多字。可是他的預算。年內要趕撰二十萬字。賣下來的稿費。才够分派各項的用度。年內已經沒有幾天。不論他撰述得怎麼的快。單叫他寫出二十萬字。只怕也來不及咧。

除夕的上一晚。他已經撰出十四萬多字了。就在那天晚上。他依舊坐在案頭。趕他的工作。他的妻子。坐在一旁。按紙磨墨。這時候夜深人靜。只聽見四下裏霹靂拍拍的爆竹聲。東響西應。幾乎把耳朵都震聾了。文澤生忽然問他妻子道。這是一種什麼聲音啊。他妻子很詫異的答道。你的神經。真有些錯亂。這兩天人家誰不是忙着過年。方才外面的爆竹聲音。你難道聽不出來嗎。文澤生聽了呆住。很驚異的說道。你怎麼說。你怎麼說。我好像過年的情形。還在眼前。怎麼霎一霎眼。又要過年了。我來問你。今天到底是什麼日子。今天離除夕還有幾天啊。他妻子低着聲音道。今天二十九了。明天就是除夕。字數撰得差不多。你

就保重些精神。早些攔筆罷。文澤生聽了這話。眼睛定了定神。喊了一聲阿呀道。怎麼。明天就是除夕嗎。我那預算的字數。還缺六萬多字。便是我立刻趕成。只怕明天書局裏年假休息。我也拿不到稿費。那末到了明天。一羣債主。蜂湧似的擁上門來。那便如何是好呢。這時外面的鞭炮聲。響得更厲害。文澤生被這環境的逼迫。受着一重強有力的刺激。驀地裏站起身來。把他手中的那枝羊毫筆。隨手向地上一拋。再把他絞盡心血已經撰成的十四萬多字的文稿。嘩啦一聲。撕得粉碎。嚇得他的妻子。沒有主意。連忙勸阻。可是已經不及。文澤生向他妻子厲聲慘笑道。人家過年。過得熱鬧。你趕快去也買一串鞭炮。點撥點撥年景。那霹靂拍拍的聲音。好像是放機關槍一樣。真是一件足以娛樂的事情啊。他妻子急急止住他道。你不是瘋了嗎。這話還沒說了。只見文澤生吐了一大攤的鮮血。頓時暈倒在地。臉上立刻變做慘白的顏色。他妻子嚇得哭出來了。這時外面的鞭炮聲。還是霹靂拍拍的鬧得不

了。

第二天是除夕了。一羣債主。擁進門來。只見一個醫生。正診斷文澤生是得了神經病了。債主聽了這話。不免喫了一驚。只是大家面子上。討債還是歸討債。把桌子板凳。拍得應天的響。這時文澤生的神志。忽然有些清朗。聽了一羣債主的聲音。便提着嗓子。厲聲的說道。列位聽了。像我這姓文的。不是欠錢不還的人。列位儘請放心。不過我靠他爲生的那部造錢機器。忽然有些損壞。因此機器廠的工人。也因爲有連帶的關係。大家罷工。因此我的機器。不能出貨。我老實和列位說。我自己是一個精窮的光蛋。一文錢都拿不出。除非等造錢機器修理好了。工人答應上工。我自己才有進款。列位不信。我那部造錢機器。還安放在門壁角裏。你們儘可前去參觀。並非是我拿這一番話來做搪塞啊。他說了這話。忽然大哭。眼淚撲簌簌的滾了

下來。眼淚還沒擦乾。忽然又一陣大笑。接着又吐了一大灘的鮮血。把白色的被褥。都染成一抹殷紅的慘色。他這時定要起床。自己要去重行修理他那部造錢的機器。醫生叫他的身體不可震動。他那裏肯聽。他的嘴裏。却還是洋錢……機器……的亂嚷着。

那些討債的人。聽說小小的門壁角裏。居然安放着一部造錢的機器。不禁好奇心大發。大家掩到門壁角裏一瞧。什麼叫做造錢機器。原來門壁角裏只有一枝禿頭的羊毫筆。

黑紙上寫的白字。一劃一鉤。都是他的心血。這時扯得一片一片的。却和地板上的一攤慘血。牢牢的黏着。第二天的下午。那一部沒有代價的造錢機器。却又在附近的一只很骯髒的垃圾桶裏發現了。唉。

(完)

## 兩個美玉

聞誠譯

「我不能應許你！我已經出了不少力——天曉得！可是你哥哥若到這裏來找你，我或者能替你撒一個小謊！」

客來棧的老板望着坐在火爐邊的一個女子說着，那頭就如發了點頭瘋一般，祇顧亂點。老板姓陶，年已老邁，頭髮全白了，人都稱他爲陶老兒。那女子名叫郭美玉，年紀很輕，窈窕身材，兩顆黑眼珠就如點漆的一般。伊聽得陶老兒的話，瞟了陶老兒一眼，復又望着他孤犀微露的淺笑了一笑，道：「我哥哥若是來找我，你就說沒有見

我。大概他也不來，因爲我在哀丁堡有許多朋友，他們必留我住在那裏，所以我哥哥必不得搜你的店。」

這時忽起了一陣寒風，吹得門窗都震撼不已。美玉遂立起來，走到窗前，向外一望，祇見黑昏昏的看不清。幸得屋內已點了燈。那燈光由窗內射到外面，就如一片光霧，映到那泥濘的大道上。寒風過去，祇見窗外飄搖搖的竟落下雪來了。陶老兒立在美玉身後說道：「我曉得要下雪！」因爲每次一起海風，就要下雪。美玉這時已能見哀丁堡城，遠遠的藏在一片微光之中；在這客棧的正對面却是黑壓壓的一片森林，遮着前面一坐小山，山上



就是聖十架皇宮。美玉看着那皇宮對陶老兒道：「他們說皇宮裏今天熱鬧，國內所有的大人物都在那裏吃聖誕宴！」陶老兒正待回答，忽然一陣朔風吹得雪花齊向窗上打來。美玉不覺自言自語的道：「惟願道長今夜不冒險出來纔好！」陶老兒聽得，笑着道：「幾曾見雪阻止了情人不相會的！郭小姐，你不要愁。你的英格蘭情人，白道長大佐帶了信說他要來的——我敢保他是說一句話算一句話的人。」美玉重復回到火爐邊，陶老兒跟在伊後面搖着頭道：「我不知道爲甚麼一個蘇格蘭的女子和一個外國人發生戀愛？這當然不是我問的事。可是兩三年前這人是我們的敵人。我想你到了得不到甚麼好處。——我這都是爲你的話，你……。」美玉沒有聽他說完，就轉過身來，辯護道：「我們現在已同英格蘭講了和，若是能常久這樣和平，那更好。爲甚麼要被一條疆界把我們分開？我們都是同種，又都是住在一個島上？」伊說到此，更覺意氣昂昂，臉泛桃花，接着說道：「四年前，正

是利市條約簽字以後，道長到法越口來，住在我家裏。那時他年歲很輕，纔十八歲。我纔十四歲，我——我和他那時就做了朋友。他去年又到這裏來，是以利沙伯女皇特派來的。他來看我，說他時常惦記我——可是我也常惦記他。」伊說到此，那激昂的氣概忽然變成了溫和狀態。把兩手一合，輕聲接着道：「陶老兒，你曉得道長愛我麼？他這次來，是要向我求婚。他問我哥哥亥斗的同意，我哥哥不肯。以爲他是一家之主，管得妹妹着！」陶老兒插嘴道：「小姐，你知道你哥哥是侯爺，你們郭家凡襲侯爵的都是盛氣凌人！」美玉把頭一昂，胸一挺，脚一踏，說道：「他不但肯，還要把道長擡出大門。道長也不怕，和他大鬧一頓。我當時也說了我哥哥幾句！」陶老兒道：「他是那樣的人，也祇有他做得出來！」美玉兩眼如有遠思的樣子，帶着微笑說道：「現在道長又來了，要接我和他去。他大老遠的從倫敦坐船來，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大風大浪纔得到這裏。那船現在泊在利市等着，我已定了和

道長一同去。昨日早晨真是運氣，我趁哥哥同朋友混鬧的時候，就溜出來了。」伊忽然緊抓住陶老兒的袖子道：「你向來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我父親說我無論甚麼時候有急事，你必能幫我。你知道我現在是正急的時候！」陶老兒道：「我也見過不少情人，真少見像你這樣的一對！我這叫做無法，祇得幫你一把罷！」美玉急忙攙着他的頸，在他額上吻了一下，並且嬌聲的連叫了幾聲「親愛的陶老兒！甜陶老兒！」叫得陶老兒正喜得心花怒放的時候，忽聽得外面馬蹄得得聲。美玉急忙跑到窗前，向外一看，祇見滿地皆雪，襯着大道上有兩騎馬迎着風，緩緩地向這客店走來。美玉的臉不覺灰白，輕聲說道：「他們不是從城裏來的，我——我怕是我哥哥亥斗，和我老表雅安。」陶老兒聽說是亥斗，急忙對美玉道：「快點躲到你房裏去，不要怕。我答應替你撒謊，我是說一句話算一句話的人。」一頭說着，一頭把椅子上搭着的斗蓬和手套拿起來，領着美玉把客室裏邊的門打開，門內現出

一個窄扶梯來，說道：「趕快上去，留心脚步，不要走響了！」他剛剛帶推帶領的把美玉推進去了，忽聽門外敲門聲甚猛。美玉在黑地裏連爬帶竄的碰上了樓，進了一間小房子，見有一張小帆布床，遂躺在床上，兩手捏着兩把冷汗，靜聽樓下的聲息——那聲音是伊所熟知的，也是伊所怕的。

## 二

白道長大佐披着以意大利式的風衣，戴着窄簷的帽子，腳上穿着長統皮靴，上面幾滿了泥。他是從哀丁堡起身向那寂無人雪滑泥濘的大道上走去。他的帽上和兩肩已薄薄的堆積了一層雪。他一頭走着，一頭怨那不做美的天公。因為這夜的風雪極大，除了愛情和職務以外，恐怕再沒有別的動力能強人在外行走——道長這時却無職務在身。但是他為甚麼肯冒這風雪呢？因為今日下午他正坐在客棧中的時候，有一個送信人從美玉那裏帶了一封信給他，叫他到陶老兒店中去接伊。他這

時正是到客來棧去見他的美玉，所以那怕再大些的風雪也不能阻止他去。

道畏正走着的時候，見有一個彪形大漢，披着一條毛氈，牽着一匹跛馬，向自己身邊走來。道畏遂立住了腳，以防不測。那人走近道畏身邊，聲若洪鐘的說道：「今晚好大雪呀！」道畏道：「誰要你告訴我這話！」那人和道畏對立着，借着雪光注視着道畏道：「你好像是到聖十架皇宮去的。我聽說今夜那裏很熱鬧！」那人把身上的雪抖掉，又接着說道：「這時節是一年最好的時節，我是到哀丁堡去，要在那裏快活幾天。」道畏道：「朋友，我不懂你說些甚麼。」那人大笑道：「因為你不是本地人。我給你學一點見識。你若想做犯法的事，這正是犯法的時候。從現在到新年的頭一個星期沒有人敢拿你」那用人手扶着道畏的肩，接着道：「我名叫黑禿杜老十，是這一帶著名的大盜，人人都想拿我，但是今晚我得和我老婆到哀丁堡去開玩。在這十四天內沒有一點危險。這

就是聖誕節的好處。」那人說完，就轉身牽着他的跛馬順着風雪走去。道畏見那人走了，也就向客來棧趕去。

道畏因急欲見心中所愛的女郎，又兼路黑人稀，便覺得長路迢迢，沒有走盡的時候。行行復行行，直到看見了客來棧的黑影立在道旁雪中，心中纔覺得舒服了一點。房中的燈光由窗中射到風雪的黑夜中來，如同美貌女郎的笑臉令人有欲親近的思想。道畏近入客棧的院子，右邊有一帶馬棚，正擋住風雪。道畏急急的走上遊廊，把靴上的雪拂去，徐將風衣解開，纔在門上敲了幾下，喊了一聲陶老兒。他似乎聽得樓上發出一聲驚呼，但是在他還沒想着這驚呼是因何而發，和是誰發的以前，已演了一場悲劇。

那房門忽然開了，道畏一瞥眼祇見陶老兒靠牆立着，有一個人拿一把匕首對着他的喉間。從門的暗處有一條一閃，祇見一把明晃晃的刀向道畏的頭上砍來。正在這時候，道畏聽人喊道：「道畏，道畏！小心——我的老表！」

道長急閃身向門側一讓，那刀已由肩旁砍下，所差不過一二分而已。那人見一刀沒有砍死道長，怒吼了一聲，衝出門來，復一刀向道長砍來。這時道長已拔刀在手，有了準備，見他一刀砍來，遂側身把風衣向前一掀，那人眼光一亂，一刀正削在道長肩上。道長當時並未覺得，趁着那人眼光一亂，進前一步，一刀正刺在那人的心上。那人仰面向後一倒，睡在地上，就永沒有起來了。那人不是別人，正是美玉的老表雅安。

樓上忽有聲喊道：「道長——道長——快些！」接着道長聽得遊廊的蓬頂上有窸窣窸窣的聲音，正想走下游廊看是甚麼事，忽聽得叭噠一响，只見一團黑影掉在雪地裏。那游廊的蓬只有一人多高，道長剛走下遊廊，那黑影已立起來了，雙手抱住道長的袖子。道長這時纔認清這黑影正是他夢魂所想的美玉。美玉喘着氣，帶着驚慌的口吻急問道：「他們——他們要殺你。你——你受了傷沒有？」道長把伊撲在懷中，咬着牙道：「不過劃

破一層皮罷了。但是那人被我殺了。」這時忽聽得亥斗在室內怒吼道：「那英國人把雅安殺死了。陶老兒，你是見證。」美玉聽得，急對道長道：「逃——快點逃！」一頭說着，一頭拉着道長由黑地裏逃出院子，向風雪中逃去。美玉一頭走着，一頭說道：「你得趕快找一個地方躲一躲。亥斗必會開動全城，雅安的朋友很多，並且都很有勢力。他們必要爲他報仇。」道長的肩頭被寒風一吹，覺得有些痛得難忍，只得緊咬牙關，很命的忍着，但是腳底下有些慢了，再加上道又滑，又不熟路徑，更覺得走不快。美玉只顧一頭催着，一頭拉着他急急的向前亂跑。道長這時也沒有主意，也不知道伊領着他向甚麼地方去，祇見夾道兩旁都是大樹，樹外寂黑，一點甚麼都不見。他們二人也不知跑了有多少路，道長覺得全身有點麻木，肩頭一縷熱血向手膀上直流下來。漸漸的氣力全無，只聽得哼了一聲，兩膝一軟，就倒在地上。美玉這時纔知道他受了重傷，急得哭道：「你受了傷！——他們殺了你！」道長

安慰伊道：「一點小傷，不要緊。不過流血過多，稍停一會就好了。」美玉蹲下身來，兩手抱着他的肩道：「你不能睡在這裏，你必會凍死。我哥哥會找着你。快點起來，我幫你起來！」美玉因為愛他，由愛生出來的力量竟使伊能把他扶起，把肩頭扛住他的脊下，帶拖帶扶的把他扶到一座大廈的門樓下。美玉已累得香汗涔涔，幾乎喘不出氣來。美玉把他放在石階上面，自己跪在旁邊，兩手捧着他的臉，喊道：「道畏！——道畏！——答應我！——答應我！」伊見他並不答應，不禁兩淚交流，把他的頭摟在懷裏，身子緩緩地前後擺着，嘴裏却有一句沒一句的亂喊。後來摸着他那受傷的手已僵了，不禁大駭，心想這雪夜寒風，就是痛死也要凍死。這時必須速找一個地方能避寒冷。並需要一個幫手把他的創傷裹好纔行。於是湊着道畏的耳邊道：「我回到客店去去就來。答應我——你不要死，直等到我回來。你聽得沒有，道畏！」停了一停，只聽得道畏喉中輕輕的道：「美玉，我——我不死，直等

——直等到你回來！」美玉在他臉上很命的吻了幾下，把他倚在門上，急忙轉身，下了台階，向樹林中跑去了。

三

道畏倚着門角坐着，覺得死神已一步一步的走近了，於是強振精神與死神奮鬥。但是四肢無力，昏昏欲睡，他心中也明白若是一睡，就永遠不能醒，遂嘶聲的強喊了兩聲美玉。他恍惚聽得開門的聲音，遂勉強的半啓雙眸，彷彿見那扇門向內開了，並聽得絲裙窸窣的聲音，好像有一個窈窕女子立在他身邊問道：「誰——你是誰？」他昏昏糊糊的腦中覺得那問句太無意識。但祇得用他微弱不清楚的聲音答道：「美玉，我是道畏，是你的道畏。你會吩咐我活着直等到你再來；我難道不是忠心的情人，因為我守了——我守了信約！」說完就向前一仆，倒在門內。

那女子駭得喊了一聲，就聽門內立時有許多衣裙聲，脚步聲。並有強健的手把道畏抬進去了。聽得一個女



子吩咐道：「快一點點！一個火來！」立時就有人割了一根火柴，點着一根火把。照見道畏的臉白如死灰。有一個女子跪在地上，扶着道畏，問旁邊立着看熱鬧的那些婦人道：「他是誰？」那些婦人都仔細的向道畏看了一眼，沒有認識他的。半晌纔有一個婦人答道：「啓駕下，我們並不認識他。」那跪着的女子道：「我聽得他喊美玉，他說他的名字叫道畏——你看他受了傷！」那女子並非別人，就是飽經憂患的蘇格蘭女皇美玉。

女皇見道畏傷勢甚重，遂立起身來，吩咐道：「急速洗淨他的創口。他在那黑暗中喊我——喊着我的名字。」伊說着，隨走到禮拜堂的聖檯前，謹從遂把道畏也抬到聖檯邊放着，那聖檯上點得燈燭輝煌，照着正中間一個大金十字架。隨從的婦人中有長於裹創的，登時把道畏的創傷洗淨裹好，並拿了一杯酒灌到道畏口中。不一會的工夫，道畏已漸漸的蘇過來了，睜開眼來，祇見四圍立着許多婦人，一個個都是貌如天仙。他的眼光緩緩的移

動，從這個臉上望到那個臉上，後來看見了一個最美的，就是歷史上最愁的女皇。道畏遂忍着痛，掙起身來，恍了兩恍，纔立定了脚。遂向着女皇進前一步，屈了一膝，跪下，口稱：「駕下！」女皇雙手一拍，訝道：「我們不認識他，他倒認識我們。你是誰，在這聖誕夜受了重傷，到女皇的禱宮來驚駭我們婦人？」道畏正要回答，忽聽得宮外急促的脚步聲，並有一人喊道：「他在這裏！快些，我們捉住這英國謀殺人命的狗！」祇見一些兇漢擁進禱宮門來，為頭的却是亥斗。與頭忽忽的領着七八個手執武器的兇漢闖上前來。亥斗正走到這禱宮的半中間，纔看見聖檯邊立着的一羣人。道畏執着一把明晃晃的剛刀，立在那羣人前面，擋住去路。亥斗正想闖上去，忽聽得道畏身後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問道：「你們這是幹的甚麼事？」亥斗向道畏身後一看，只前女皇美玉立在燈光之下。亥斗不覺呆了，兩脚就如釘在地下一般。女皇美玉遂緩步的走到道畏前面立着，問亥斗道：「你在這深夜裏帶着刀



闖進聖十架宮來，想要做甚麼？」亥斗聽得女皇似有袒護道畏的口吻，不禁怒形於色的答道：「這個英國人不是善類，極其狡猾兇殘，把我的老表謀殺了。我特來懇請駕下把他交給我，替我的老表復仇。」女皇聽得這話，急轉過面來問道：「你是殺人的兇犯麼？」道畏答道：「啓駕下，郭襲爵的話不實在。是雅安先動武，並且也不打招呼。這傷就是他所賜的，他本想刺我的心。」亥斗辯道：「啓駕下，我有證人可證實我的話。您當然不能信一個外國人的話，反對你自己的人，請你把他交給我，我得把他綁赴法場。」道畏見女皇有爲難的形狀，因爲郭亥斗的勢力極大，行動拔扈，這時做女皇是極不容易的事，遂上前一步，奏道：「請駕下不要因外臣的緣故與本國的重臣結怨。可把我交給他——」道畏話還未說完，忽聽得從門口發來一個清亮的聲音喊道：「止住！」亥斗身後立着立人向兩旁一分，祇見一個女子衝將進來。那女子正是郭美玉。伊身後跟着一個彪形大漢，膀闊腰圓，類下一部虬髯，披着一件大風衣，立在人中如同一座肉山。美玉跑到道畏身邊，對衆人道：「你們不能捉拿他，亥斗，你不能拿他。現在是聖誕節，這處是聖十架宮，人人都

享有安穩的權利，無論是善人，惡人，都不能受刑罰。」說完，就把道畏拉到聖權邊立着，對衆人喊道：「現在有誰敢來殺我的道畏？」伊的聲音清亮，况又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竟充滿了這女皇的禱宮。那些來的人抬頭見那金十字架上面影若現着象牙雕的聖像，不覺都肅然起敬，一個個的低着頭，由額到胸畫了一個十字，然後都溜了。亥斗見衆人都走了，也只得敗興的出了宮門，冒着風雪走了。

第二日清晨祇見有三個人一同上了英國船，船面已凍，急急的下到艙裏，進到船長室，那同來的虬髯大漢遂與那二人告辭道：「朋友，你碰見我黑禿，這是你運氣。幸得我回來找你，要看你是不是郭亥斗。昨日下午晚要找的那人。雖然是你的運氣跑到聖十架宮去，可是你的戀人那一番說話却是黑禿教的。」美玉向道畏看了看，就把道畏的手攙住，對黑禿道：「我們永遠記得你的好處，你也不必太倨功，道畏自己的功也不小——因爲他聰明，能愛上一個女子名叫——美玉！」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 第十三章 倫敦橋畔

(一)

婦人！婦人！上帝造人。何必婦人。親近婦人。長日使汝肝腸斷……我毋寧爲餓狼所撲。敵自踵始。然後艱及全身。其爲痛比較輕也。伊乃有能。百般侮弄汝。曾不一露之容色。縱汝狡黠如狐。而伊有牧狐之智。經伊狎頑。真令汝哭不得。笑不得。彼豈今究何需



我……爲此言者。爲綽號頑童之濮獏。時方負手沉吟。踰行於泰晤士河涯。倫敦橋畔。予近一路燈桿下。煤汽燈光。穿濃霧。暨飽和煤烟之空氣層。若作慘笑以向人。濮獏俄出信函。就黯淡之光讀焉。逐字尋味。仔細猜詳。慮或失語意。書函爲常飲之酒家主人於晨間濮獏詣店沾飲時所授予。文曰。

今晚八鐘候我於泰晤士河邊倫敦橋畔。我有要事語汝。

麗妮

濮獏奉函。如約趨候。歷句餘鐘之久。不見伊來。發函已再三讀。苦顏忽作瘳笑。曰。有要事語我。是何要事。而有約不來。來且遲遲。足徵事之無當於要。何必我代憂急……意者。妮子或故戲我。令人在此空等。伊生平有言。多不踐實。行止輕率易變。不知信約爲何物。幻若天空之雲。晴雨無定準。今日與汝爲歡。翌晨改顏若不相識。婦人本已無常心。伊尤其甚。天下豈無婦人。此豈宜作敝屣之棄。濮獏雖則沒口話。詭麗妮。詈伊人無情。不可親近。而心中

雅愛其人。惓惓戀慕。無時或釋。有時獻盡殷勤。曾不得個儂一顧。顧天地間事。恢奇殆無。踰男女情好之私。若得之愈艱且難。求之之心愈堅且切。究其何以致此。十九雅不自知。濮獏之於麗妮。其情正復相同也。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每每濮獏欲強近麗妮。麗妮輒嬌嗔曰。趣釋汝雙爪。勿握執我。否則我且怒發。濮獏終不敢觸麗妮怒。有令罔敢不遵。奉函如時趨至。久佇不見麗妮來。甚悲惱。數數取函展讀。讀罷。申申致言。而麗妮終未至。維時天色愈益陰翳。河涯幽黯。四望無睹。濮獏無俚。重復袋手徘徊。躑躅河涯。石岸小階之次。喃喃自語。曰。伊終不來已。更五分鐘不來。我當他去。佇此已久。寧能終宵株守耶……婦人之言。不可聽也。古哲已有明訓。且待婦人宜剛。不剛而柔。其何以克之哉。雖則如是。濮獏終未敢引去。雖頻有伊更五分鐘不來。則走去不復佇候之言。而佇候又歷若干之五分鐘。仍留未去。蓋麗妮函中「要事」之言。有以致之也。禍福無門。做賊者不免心虛。矧英倫警察。如彼其週密森嚴。要

事云者。焉知不有所警告。是以未得伊人一言。終不敢去。私念伊人此舉。明知其不免戲弄我。但既已來。亦姑安之。輕躁每易償事。思未已。驟有人猛拍其肩。濮獭驚覺後却一躍。退數武。亟引手探囊中。匕首。握以爲備。反顧則麗妮也。不覺釋然。晒曰。汝耶。來何遲。笑時。面挾怒容。麗妮漠然曰。唯。我來已。汝聲吻有異。何事挾怒以臨我。濮獭側首。唾地曰。麗妮。我有生不慣久株守。汝究何事召我來。趣言之。自晨接汝信函。迄今茲……言未畢。詘然遽止。語聲急迫。而有怒容。麗妮自恃娉娶能媚。不顧人臨之。以惡聲。矧夜約濮獭。自非無故。及見濮獭色厲而出惡聲。聳肩鄙夷曰。濮獭。汝好。竟爾待我耶。我今有以識汝之爲人矣。六閱月來。朝夕向我絮聒。言我是汝意中人。愛好我。心坎供養我。與我同生死。爲我蹈湯赴火。所不辭。泊我約汝來相會。而汝面我……面我……側首。不顧而唾。橫眉怒眼。若欲生啖我。一會之情。尙若此。濮獭。我有以識汝之爲人已。濮獭楞楞曰。麗妮。我殊不明汝意旨……麗妮不俟其言之畢。

作態欲去。曰。佳。佳。我不汝諍辯……天下何地無男子。滿街滿巷都是……言次掉首逕行。負氣且與絕交矣。濮獭大恐。牽衣挽之曰。惱我麼。何爲遽去。去去何之。我不當問汝耶。汝約我來。我來而汝久不至……姑舍是。汝函召我。必有事。曷言之。召我何事。麗妮曰。濮獭。我想念汝。便欲看看汝無他意。濮獭大駭。讀吾書者。當知濮獭固以麗妮爲能愛己者。按之男女愛好公例。夜謀一面。殆無足異。而濮獭所爲駭動者。以麗妮素冷落我。云何一夕遽有相念欲相見之雅。因曰。麗妮。汝函召我。純粹爲欲一見我。慙耶。若然。汝殆已承諾我請求。許爲我伴侶也。麗妮又聳肩曰。承諾汝請求與否。今茲尙自難言。宜待……語及是。驟易辭調。濮獭聽之。我邇來頗慊慊。似冷饅頭擱實菜櫃後。冷落無些子情味。此間大不宜如我者居留。踏破鐵底鞋。尋不着一個差可人意之漢子。濮獭。汝代我思之。大好年華。竟爾生生冷森森地閒負却。乃無一知心識趣之伴侶。相與共晨昏。我怎生得過活。濮獭聆言。心癢難搔。有女懷春。

毋待吉士誘引。小鬼頭殆又厭棄常日生活。欲別抱琵琶。莫須有心於我。故馳書約會……思未既。立作歡容側媚之曰。麗妮。汝遮莫欲有竭誠致戀之男子。偕汝度共同生活否。我何如。姑毋論我之人品與行止視常人何似。但我既言愛戀汝。天乎……麗妮。我不言。汝亦自省識。汝欲苟之。我誓不負汝。我汝素相得。相得相知。更得相處。同患難共生死。世人殆無如我爲合格。汝意云何。麗妮此時。知濮獍已不期而入殼。情火中燒。苟再加以撩撥。無往不可任意使令也。因故推波瀾以激之曰。汝……汝亦與衆同耳。掌上有毛。臂上無油。對人弄舌。輒自矜大勇。而於餘事則怯甚。濮獍曰。餘事者何事。麗妮不違對。但曰。假令我有事于人。濮獍應曰。麗妮。汝而有事囑人。人必樂於供汝奔走。麗妮曰。濮獍。汝勿視事太易。汝謂人咸樂於爲我所用。試語其誰。我不敢深信世人。我對世人之信仰極薄弱。濮獍亦自領悟言外意旨。對曰。有言儘言之。毋事假惺惺。爲汝何求。麗妮曰。我無求也。濮獍悲曰。麗妮。我頃有言。勿假惺

惺作態。汝言非必無所指。我奚不知。吞吞吐吐。徒惱人意……茲且問汝。汝究願意爲我吉水否。二人且行且言。沿河濱而步。近一木堆。造營廈屋之材也。麗妮倚木斜恁。濮植身其前。疑眸諦視。目不旁瞬。復曰。麗妮。我有生率直。彊硬如木石。不慣使尖巧。汝儘言汝事。事如能爲。我無不爲。言盡於此。嚕嚕嚕。莫益我汝。麗妮起。挺立。飛一足。蹴地上一筐滾落河流。木屑碎片。灑落遍地。捉濮獍臂。苦視有間。恨恨切齒曰。我有無限煩惱事。濮獍淡然應一聲。嗶。繼見麗妮默不復語。又曰。煩惱事。是甚煩惱。言也。儘告我。云胡不言。麗妮曰。極煩惱之事。濮獍曰。我意亦云爾。麗妮曰。事甚煩惱。唯汝濮獍。或能解此圍。濮獍曰。唯。曷竟爾辭。麗妮曰。濮獍。汝能爲我一行否。濮獍曰。麗妮。假令我能許汝。汝何如。麗妮略不猶疑曰。濮獍。倘汝能爲我理楚個事。則我汝二人。禍福平分。生死與共。濮獍翕唇。吹嘯有間。曰。意者。我當先冒大險。麗妮哂曰。何如。我不已先有言耶。濮獍曰。止。我識取汝意也。汝遮莫語我。謂余有事頗煩惱。爾



如其爲我解此圍。則吾二人地角天涯相與共。麗妮不應。讀吾書者當知濃獭之言是也。麗妮蓋以身爲市。事成。不妨以身相許。不成。儘可謀之他人。以人爲戲。一身健在。固無所虧損也。濃獭此時方自以爲能供伊人使用爲樂。不遑他顧。因曰。吾可汝請已。好在我身無險不犯。曾未傷挫我毫髮。儘將汝「玩藝兒」語我。麗妮曰。此事非同玩藝兒。慎勿大意。濃獭。汝識此間玻璃篩（註一）否。濃獭曰。識數人。個中甚有我汝相稱呼者。亦有時有邀我飲食於其家中之人。麗妮曰。汝識佛輪徐不。濃獭訝曰。佛輪徐不。得毋五人團中之一耶。麗妮曰。然。濃獭盛色曰。他人我或不之識。此人我惡得而不識之。彼會一次敗我事。是在「大拜」之日。我攬有銀夾七。方自忻喜。不虞爲所獲。又一日……姑弗絮絮言我事。且述其人。其人碩且修……哀爾蘭人。非耶。麗妮。汝所惱恨者。是人耶。麗妮領首應曰。卽是人。卽是人。又曰。然。卽是人也。汝當知其入固非易與者。濃獭。汝聞吾言否。其人非易與。然爲我所惱。且恨。濃獭聞

伊言至明晰。仍作凝神諦聽狀。心中亦自瞭然於伊人言外之意旨。婉應曰。汝欲有人爲汝除去眼中釘歟。麗妮不應。而有默可其言之意。濃獭又曰。汝欲人爲汝去之歟。嗜是物至堅凝。須和水啖之……麗妮不俟其言之畢。作鄙夷之容曰。汝得毋膽怯。濃獭立辯曰。我有生不識懼怯爲何物。何膽怯之云。除去一眼中釘。何足以懼怯我。但凡事須有計較。佛輪徐與我……我二人……唯是。汝宜識我意。麗妮僞哂曰。我識汝意。識汝餒怯……何用問。濃獭怒曰。否。否。我何事餒怯。汝亦勿庸故激怒我。麗妮。汝智雖巧。我亦不愚。天下事。未必能如彼其易也。脫口而出曰。爲我除去眼中釘。聞者莫明所以。勢不能不有所躊躇。躊躇奚必便餒怯。而况去一眼中釘。在我輩。非甚艱難事。盡人皆能之。而汝麗妮獨來尋覓我濃獭。此其中。必有故。其故我猶未及知也。宜語我以詳……我言此。非必有意拒却。汝。殺人不眨眼。固我輩常事。矧汝有所憾。愛汝者宜有以悅汝。又何辭……事固弗難。但須謀何從以措手。事境之



不知其何以爲計。汝不竭誠盡語我。而謂我誣怯耶。汝且語我。究何因而欲我殺其人。麗妮蹣蹣而對曰。是否須人爲汝「唱彌撒」(註二)然後決從違耶。言次又作態欲去。濮獭不甘示伊以怯。立把臂止之曰。止。汝醉耶。何意味不審人辭吐。我而詰汝以故。亦事理所應有……我不應詳知個事耶。麗妮聆言。似有述意。又欲於陳述之先。明濮獭衷悃。因曰。諾。我可以事故告汝。但汝究願爲我一行否。曷誓之。濮獭曰如誓。麗妮曰。若然。我語汝……茲且問汝。汝知否。佛輪徐今安在。濮獭曰。是焉用問……渠今茲殆四向去捉蝨。麗妮曰。然。渠今在法蘭西。濮獭曰。噫。不與白駝同出一途耶。麗妮頷首曰。然。渠與白駝有同趣焉。我蓋自白駝得知渠在彼。濮獭曰。白駝寓汝以書乎。麗妮曰。唯。我今晨接白駝一「拜匣」(註三)濮獭曰。佳。更言之。麗妮曰。佛輪徐乃向法蘭西捉蝨去。在彼管許多閒事。事多不與渠相干。濮獭曰。其事爲何。麗妮曰。事亦不與汝相干。而可告汝者。則此畜行即歸來……而我大不願佛輪徐重

臨英吉利陸上……濮獭。汝應識我意。濮獭目冉冉動。應曰。否。我不識汝語意之所在。而有待於後文。麗妮聳肩曰。後文……無有也。此其中有許多事。憶我不能舉告汝。矧其事亦與汝無涉。綜之。我不願見佛輪徐歸來。汝所須知。僅此已足……濮獭。此情汝應能領略也。此時濮獭縱不甚了了。亦無可說辭。但曰。據汝說來。事不宜遲。而尤須去之在渠未及歸來之前。信乎。麗妮曰。然。濮獭曰。汝知渠以何時歸。麗妮曰。明日之夕。濮獭猝聞玻璃篩歸期近在明晚。則砸之宜速。恍如兜胸隱受一拳。不覺失聲曰。噫。明日之夕。緘默有間。又曰。似此。渠但有四十八點鐘可活。麗妮凝重聲吻以應曰。然也。渠至多有四十八句鐘可活。而汝濮獭。汝須在此四十八句鐘內。爲我砸碎之。汝願否。濮獭聳肩曰。汝當憶取所許我之言。麗妮仰吻舉唇以爲信曰。漢子。儘放心以從事。汝能爲我了個事。我更何以拒却汝。汝自認識我以來。我曾未一假汝容色者。緣我不省汝果否好漢子。設汝能一顯好身手者。則我……濮獭雅不欲

硬硬於是。因曰止。止。我雖蠢獷。然未盡駭愚。汝毋庸而我絮絮爲甜蜜愛情語。日久見人心。喃喃弄唇舌。亦奚以爲。又曰。茲且論正事。佛輪徐可殺。殺之須在後日以前。固也。惟汝知否其人將從何處歸來。麗妮曰。從荻鴉泊……其人將由荻鴉泊趁船歸。濮獏曰。佳。汝知否其人單身。抑挾有夥伴。麗妮曰。單身無伴。濮獏曰。更佳。汝知否其人之歸。將以白晝抑黑衣。麗妮曰。以黑夜。濮獏聆言。不覺神彩煥發。曰。是直俎上肉爾。而以黑夜來。尤便利我事。語時與致奕奕。忽又曰。凡百皆佳好。但仍有問題。麗妮訝曰。何事。濮獏曰。此事須我先往荻鴉泊迂逆之。然我是際甚乾癯。無「木炭」(註四)麗妮聆言。有懷喪之容。曰。吁。嗟乎木炭。吁。嗟乎木炭。汝無木炭何以行。巨奈我此際乾癯一如汝。衣袋之中。空如麥桿。其何以助汝。濮獏曰。汝相知多。曷貸之。與汝有交情之漢子。麗妮曰。若輩乾癯。一如我汝。二人緘默有間。濮獏俄忽慨然曰。飛鳥翱翔。初不見關山河海爲之阻。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無「木炭」。所留居地。幸非

撒哈拉(註五)有甚不可了之事。無中生有。事在人爲。麗妮聆是言。忻悅動容曰。此遭我不更詔汝。亦不更以蜜意甘言。抵德汝。汝假能爲我解此圍。則我……濮獏作態止之曰。止。我決爲汝去彼眼中釘。勿絮聒。又曰。惜哉。我誓志。心傾向汝。竭誠致戀。以阿諛汝者。爲時且半載矣。乃無緣爲汝一奔走。獻我誠意。今乃得之。猶未爲晚。濮獏此時。未始不知殺宰佛輪徐之非必易也。然已爲麗妮甜蜜言辭所惑。不遑他計已。

(註一) 玻璃飾 (policiet) 譯音。法蘭西人言偵探也。

(註二) 唱彌撒 (chanter la messe) 天主教神甫唸經曰做彌撒。此地蓋謂叨叨絮絮以言之也。

(註三) 拜匣 (billarde) 譯音。巴黎下流社會切口謂信函也。

(註四) 木炭 (braise) 巴黎下流社會切口爲銀錢也。

(註五) 撒哈拉 (Sahara) 非洲西部大沙漠。

# 商務印書館四十年春季重要出版物

- 經濟思想史 名著 經濟思想史  
 臧啓芳譯 一冊特價二元七角(六月底截止)
- 經濟協作 名著 樓桐孫譯 一冊二元
- 政法物理與政理 名著 鍾建閔譯 一冊一元
- 政法書聯邦政治 陳茹玄著 一冊一元
- 共書社中華民國政府大綱 曾友豪編 一冊一元半
- 尙志學會愛因斯坦氏相對論及其批評 張君勱譯 一冊三角半
- 經濟叢書會計淺說 吳宗齋編 一冊八角
- 文學研究會天鵝 高君箴等編譯 一冊一元二角
- 文學研究會憂愁夫人 胡仲持譯 一冊九角
- 文學研究會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張志澄譯 一冊五角

- 文學研究會綴網勞蛛 落華生著 一冊六角半
- 文學研究會童心 王統照著 一冊五角半
- 文學研究會夏天 朱湘著 一冊二角
- 文學研究會晚禱 梁宗岱著 一冊二角
- 北京師大漢書補註補正 楊樹達著 一冊七角
- 東南大學諸子通誼 陳鐘凡著 一冊五角
- 大同大學近世初等幾何學 吳在淵著 一冊一元二角
- 新智識都市居住問題 陳迪光譯 一冊六角
- 新智識人口問題 武培幹譯 一冊六角
- 新智識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 俞頌華譯 一冊二角

# 小 孩 康 壯 則 父 母 喜 樂 矣

在上海有為父親者充滿喜樂因其小兒會由嬰孩自己藥片之功力得獲強健也

小兒條然有疾為父母者往往憂急萬分不知所措即如寒熱吵鬧不安難以安睡痛苦顯然等患嬰孩自己藥片正是神妙無匹之靈藥若能預備自己藥片一瓶於手中隨時取用上憂急立可免除即如近來錢滋蓀



錢芝生君及其公子

先生之確據  
錢君住上海  
新大沽路九  
芝坊三百五  
十八號門牌  
其來函云  
今春小兒振  
德又因乳質  
不銷寒熱兩  
不藥連服兩

清飲藥不效乃購服嬰孩自己藥片連服兩  
次誠如尊云大便通暢後寒熱退淨病即頓  
愈自此小兒振德以貴藥局之嬰孩自己藥  
片為唯一要藥矣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  
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  
洋三元郵力在內

## 紅色清導丸保君安康

誠為閣下自己之巨大私產中一份子也男子  
或婦女凡患大便閉結舊症或肝經失和則形  
容憔悴或自覺欠安者曷不亟求自己之腸胃  
有順序當務之急耶即須服用紅色清導丸乃  
是平肝微利潤腸導滯之妙品服用後立見功效  
服用清導丸數粒能使逐日大便通暢有序則

## 閣下自己之容顏



面容豐潤精神爽健消滯化  
有力矣先師徐  
著名畫師來  
詠青先生  
示云從餘年  
鄙人二十餘  
畫體素健偶  
身腸胃不舒  
有腸胃不舒  
有腸胃不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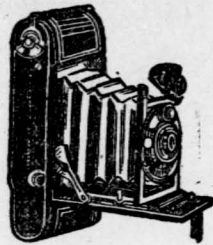
便閉等患常用貴藥房之紅色清導丸以調劑  
故年歲須增體力日強足證此丸之功也  
特上書保證希登報章用以介紹焉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取每  
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  
用郵票

商務印書館獨家經理

德國伊卡照相機

鏡頭準確 製造完固  
推為環球最佳之品

“ICA”



寄即索承錄目品相照

伊卡鏡箱有單鏡頭與雙  
鏡頭兩種且軟片硬片可  
以兼用他種攝影器無此  
便利故我國攝影家亦愛  
用之

柯達照相機 本館亦有經售

# 商務印書館發售

## 中西文具

本國筆墨 墨水筆 自來水筆 鉛筆鋼筆 繪圖器具 算尺規尺 信箋信封 各式簿籍

△種類齊備

△定價低廉

獨家經理

自來水筆 派克 活筆 鉛筆

## 運動用品

除自製外 並獨家經售 國選生公 司之出品

網球用品

壘球用品

足球用品

籃球用品

對球用品

杖球用品

徑田賽用品

游泳用品

運動衣褲鞋帽亦有發售

英文句語分析與圖解  
SENTENCE ANALYSIS AND DIAGRAM

*(In English)*

By LONGFELLOW C. N. LI

*Instructor in English, the College of Yale-in-China*

PRICE, 25 CTS.

This little volume, as its name indicates, treat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sentences. But it does more than that, for, by imparting to the students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sentence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aims to teach them the fundamental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This conforms with what Percival Wren called "teaching a living language in a live way."

The book is arranged progressively, beginning with simple sentences containing only a subject and a predicate, introducing a new element in each fresh chapter, and ending with the most complicated forms of compound and complex sentences. A convenient system of diagramming accompanies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sentence in complexity and helps to visualize the relation between its different parts.

The book may be used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place of the old-fashioned grammar books, or by those who are studying English private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PUBLISHERS



英文華僑概觀  
THE CHINESE ABROAD

BY H. F. MACNAIR, Ph.D.

*Professor of History,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In English, xxii+340 pp. Board cloth, \$3.00

PROFESSOR MACNAIR has put together in this volume a mass of useful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documents, historical records, periodicals, yearbooks, etc., on Chinese emigration and told the story in an interesting way. An attempt is made to give a surve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settled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It shows how, in the early days, the Chinese were forbidden to leave the land of their fathers, the impact with the West that brought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ers residing in China and Chinese living abroad, and the framing of a nationality law. It gives the number and standing of the Chinese emigran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 perusal of this account of the Chinese abroad cannot fail to impress one with the sterling qualities of the emigrants—qualities that make them the backbones of society in Hong-kong, the Hawaiian Islands,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ose same qualities that arouse the jealousy and antagonism of the labor elements towards them in Canada, America, and Australia. In every clime they are seen hard at work, noted for their thrift, proving themselves to be useful, capable, and law-abiding citizens.

The relation of foreigners in China and Chinese abroad is a close one. When once a stable government is forme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China will demand the same treatment for her subjects in alien lands as she accords to foreigners living in China. Professor MacNair's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abroad will assist government agents and Chinese diplomats to understand their problem, and thus help to bring about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nation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PUBLISHERS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請將原文細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四、稿未註明姓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
- 五、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投寄之稿，概不照辦。但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一月期內退還。但不隨件附寄隨後補寄者，概不照辦。
-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特製三色版信箋信封。  
 (丁)本雜誌。
- 八、投寄之稿，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九、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得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或地址更改，請務必將姓名、戶數、定閱地點、寄處、原稿、四項、細開、方實、定辦、多籍、此繁、無從、查難、免誤、聲明。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 表費郵        |    | 表價定     |               |
|--------------|------------|----|---------|---------------|
|              | 國內(寄古新運除外) | 本埠 | 定       | 預             |
| 郵費           | 五角三分半      | 七  | 全年五十二册四 | 每册            |
| 日            | 二角七分       | 分  | 半年二十六册二 | 一册            |
| 各埠           | 二角四分       | 分  | 全年五十二册四 | 每週一册          |
| 國內           | 五角四分       | 分  | 半年二十六册二 | 數現款及兌票郵票以一角五分 |
| 本埠           | 二角七分       | 分  | 全年五十二册四 | 元四角二分         |
| 各埠           | 二角四分       | 分  | 半年二十六册二 | 元二角一分         |
| 國內           | 五角三分半      | 分  | 全年五十二册四 | 元二角一分         |
| 本埠           | 二角七分       | 分  | 半年二十六册二 | 元一角一分         |
| 各埠           | 二角四分       | 分  | 全年五十二册四 | 元一角一分         |

(小說世界)

# DOAN'S

## Backache Kidney Pills



腎形同扁豆居背脊骨之兩旁職司血液之清濁清者復升榮養百體濁者下降而為小便由是人健否則下述諸患必居其一腎弱之由來也

凡腎弱之人必多背腰

痛小便諸疾風溼水腫

大腳瘋醫筋痛腦系痛

膀胱炎石淋麻木不仁

等症請服最著效驗之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打洋十五元正

上海江西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安(11)